



176
4064
22



大事編年

景宗紀

金一鏡應旨疏討趙聖復四大臣

辛丑十二月初六日前承旨金一鏡前校理李真儒李明
誼朴弼夢尹聖時徐宗履鄭楷等應旨疏曰春秋之義不
講於世久矣微而不防漸而靡杜壞網敗倫莫今日若也
聖復闖於前而顯戮未加四凶肆於後而沐浴未聞主勢
日孤凶徒寔繁喉院之縱恣欺蔽三司之橫拏侵逼無復
君臣之義容護聖復接踵而起寧不痛心臣請沫血而陳
之嗚乎向日事尚忍言哉 宗社罔極臣民罔極溯千古



而未聞稽國乘而未見而伏閭庭顛黽勉而止於三日聯名
上劄任自裁定其於聖復首尾和應之狀灼然可見已已
諸人半日庭請尚斤以造訛仁弘之科則三日半日百步
五十步今日彼輩其可寘於冀顯莽探之誅乎 殿下即
位初元寶籌方隆亦未有形顯之疾廷臣服事歲月幾何
尚忍捨於今日者於汝心安乎夫臨朝淵默固 聖德之
沉凝寡言而發於絲綸則旨意含弘字句嚴正典謨誥訓
不啻過也聖度涵博本源澄澈推是心行乎政大猷何遽
不做莽於仁明武三字似或有慊彼輩俯仰窺覘侵侮脅
制權柄幾移乎下威福不在於上內畜將心陰相規畫賊

疏先嘗函劄繼上此由於吾君不能謂我誰何之意也何
殿下過加寬貴尚置之嚴廊之上哉粵我 先大王甲
戌初備忘有曰強臣凶孽動搖國本繩以重律蓋慮不悅
於元良者或有其人而又有一二元老苦心長慮力為調
護彼其之類視若仇讎辛巳以來指斥尤甚換面迭作恣
口逞函及至丁酉李瀕命獨對請招諸 臣欲詢可否苟求
其情誠為難測代攝天位虔告太廟則金昌集力為沮遏
逮我 殿下嗣登寶位則妖賊志述逼辱 聖躬無復人
理昌集輩群起劫迫末減薄謹猶未獲施其所積漸蓋嘗
如此今日聖復即指揮使令者也一疏先投嘗試之謀潛

售數日淹過非常之教遂降彼輩之窺伺揣摩固已爛熟
力爭回天元非本情以外面言之身在大臣之列國有同
極之舉則病不敢言駕不得俟而昌集左足不窺於戶外
健命緩驅僅止於闕下或假托休致偃蹇陳劄而國
家處分曾無片語或恚恨請收露章顯攻而聖復罪狀未
有半辭如是而尚可掩其迹乎昌集之許免也李健命趙
恭采與兩司群醜奔走慌忙或疏或劄必復黨魁之任老
賊引年而釋柄則何其悶迫之至此明主履端而謝事
則何其想視之若此乎嗚乎金昌集故相壽恒之子也已
已臨死丁寧戒子者力避權要四字昌集乃忽棄因念冒

據句輒貪權樂勢縱恣放肆渠亦人子回首碧波能不怵
于心而泚其頰乎李瀨命乃師命之笄也藏禍心積有年
所俟罪江郊惡毒尤憎遂執朝權排布甚密頃承召命
遂陳一疏只引己私不為主憂八城翌日即辦是劄趙恭
采本以患得失之鄙夫忘廉與義惟利是趨乘機投合情
態巧點卒與集瀨爛漫同歸健命賦性暗曲處心回慝傳
神於師命之妖邪護法於瀨命之凶猾昌集之惡與之相
濟恭采之奸取以為助病國害民即其細故犯分悖義便
作能事四凶勢成百邪景從左右前後無非相國之人今
日國勢危且急矣右相臣趙恭耆忽聞班掇急到禁局稟

旨求對承旨兩司一邊阻擋一邊劾擊及夫宣室持召天
啓明斷集與健也蒼黃窘步景像駭怪渠輩固當駢首金
吾恭俟鈇鉞是何靦然於香案之前况復一近耿光奉承
俞音苟非凶逆孰不聲忤居臺閣者敢以陰機等語勒成
重案直請竄鞠其意安在安敢違拒之說四凶倡之有何
陰機之言羣奸和之殆若鼉聲鼉應梟音鵠荅因以締結
交通公肆誣讒嗚乎世值叔季禁闈不嚴挾援宮掖密閑
蹊逕者有之締結奄豎潛行賄賂者有之變通內外軋旋
陰機者有之禍人家國隨手覆亾今我聖明之世豈有仿
彿於斯而彼輩遽以黠黠題目形諸文字其為設心凶且

慘矣至於啓迪晉敷之充鳳也夾助巨猾召募凶徒凡諸
竭誠殫忠欲自盡於臣子之職分者則一併請黜欲令
殿下孤立不知渠輩將欲何為積漸既久凌犯且大不臣
之志一劄孔彰無君之惡萬目難掩茲實天地之所不容
神人之所同憤特降 明旨亟舉常刑賊臣聖復四凶首
惡一以三尺斷之喉院三司無君無嚴之罪並加懲討焉
噫雷電轟燁於純陰之月蝮螫交亘於沍寒之日淫雨毒
霧時候輒愆月變星妖乾文多錯昔梅福告其君曰不見
其形願察其景 殿下何不察其景而求其形乎賊魁昌
集敢據元輔口含天憲手握王章廉耻一節不宜責之而

聖上許免便是已退私黨請仍豈無獨愧雖以賈似道之詐退請留尚卧湖上十日此則蹲據盤礴不動一跬賊操所謂誠恐去兵為人所禍者昌集實情也居銓地者幸是凶黨吮舐於健集之門蟻蝨雖種引置三司 殿下於崇也責之以是非黜陟人主之所係也云爾則渠敢首擬於徽垣長官 殿下於協也斷之以無君無倫無嚴之重科則渠敢新通於玉堂東壁角勝君父務樹黨與濁亂猥雜日以益甚臣忠憤自激誓不共戴矧今導之使言茲敢齊聲叫號云云

時 上既收代理之命羣小皆欲因此網打朝臣前承

旨金一鏡前修撰李真儒朴爾夢等聚黨類欲為搢紳疏盡驅廷臣於惡逆渠輩徒黨亦多疑畏或初不從或既書名而還割之光佐輩雖力贊之而渠則不參至初五日上疏始 上以 國忌不捧初六乃入啓

都承旨申思詰左承旨李喬岳右承旨趙榮福同副承旨趙鳴謙等啓金一鏡投疏罔非不忍聞之函言其旨意不但在於戕害四大臣也一自世良疏出之後此輩惡逆之心無所不至今以一鏡疏觀之其心所在明若觀火渠雖托以請罪陳劄之大臣以怒目咬牙豈但在於陳劄一款乞賜 處分央施典刑 備忘記曰金一鏡等疏皆直言

喉司阻擋都承旨申思詰左承旨李喬岳右承旨趙榮楅
同副承旨趙鳴謙并罷職 答一鏡疏曰應旨進言予甚
嘉尚侵詆大臣殊欠和平云云

搜局

是夜二更備忘記子一自嗣位之後觀其朝廷之行為以
無輔護國家之事言念時事不覺痛惋如此奸詐之輩與
共國事則將至於國不為國 宗社危矣決不可不嚴懲
焉三司諸臣一併門外黜送空望筒入之

現告申昉徐宗
爽趙文命李箕

鎮金鎮高李喜朝趙榮世李倚天徐宗俊黃龜
河魚有龍鄭宅河李滋成震齡南世孫蔡應祐
傳曰承旨李挺周金濟謙罷職銀臺不可久曠李正臣左

副承旨除授吏曹判書權尚游叅判李秉常罷職沈檀判
書金一鏡叅判除授戶判閔鎮遠遞差金演擢授禮判李
宜顯遞差李光佐擢授刑判洪致中遞差李肇擢授兵判
李晚成改差崔錫恒除授李世瑾吏議除授

初七日傳曰訓將李弘述奸凶蔑倫陰懷不測之心予甚
痛惋如此之人不可置之將任門外黜送尹就商除授金
東弼尹涼校理除授摠戎使尹慤為奸詐之鷹犬門外黜
送吏議時在任所改遞徐命均除授李真儒司諫除授
傳曰洪啓迪再三陳疏陰懷不測之心與奸詐之輩首尾
和應締結朋比窺予淺深極為駭痛黑山島圍置

魚有龜所懷

咸原府院君魚有龜請對傳曰所懷書八曰 聖上仁厚寬裕未嘗有喜怒之過中處分之失當忽於今日威怒太遽半夜之間 嚴旨荐下有何激而有此舉也一鏡之疏未見原本而以喉司啓辭觀之可知其萬萬凶悖專出傾陷網打之計也向者四大臣出於為 聖躬分勞本心斷斷一鏡之疏搆誣同極喉院之所以措辭稟入仰冀 鑑燭者而一并謹罷至於三司諸臣六卿長官有何可罪之端或削或罷訓局之帥卽 先朝宿將而加罪至重本兵之長 國家重任而遞差無端臣竊為 聖朝惜此舉措

而將不知 國家之稅駕於何地惟願巫叔遞改罷職之命所下傳旨一併反汗以先聖德中批除拜本非聖世美事而檀則衰朽老孱為清朝棄物金一鏡則人望輕淺枳清顯之職秩而不問人器之如何遞授銓衡之重任以致物情之駭惑正宜反覆深究思所以改之也噫大臣則殿下之股肱而彼四大臣受 先王之殊遇佐 國家之艱虞鞠躬盡瘁而期報聖恩猝被同極之誣將陷不測之罪 聖上雖以浸訛大臣咎責一鏡其厭薄則甚矣彼大臣俱以老成舊臣屏退溝壑死且何恨臣恐此後搆誣之言必不勝其紛紜伏願 照察以愛惜保全

洪啓迪島置

傳曰洪啓迪之再三陳疏陰懷不測之心與奸詐之輩首尾和應締結朋比窺予淺深極為痛惋黑山島圍置即為押去都事尹東窩

三司合啓四大臣島置事

三司掌令李濟持平朴弼度大諫梁聖揆獻納李明誼校理尹庭合啓君臣之義莫逃

於天地春秋之法莫嚴於懲討苟有以臣子而犯君臣之分者不宜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矣噫向日諸大臣之罪可勝誅哉 殿下嗣服之後 祖宗之所付托臣民之所仰戴當復如何而彼大臣者陰囑賊復投進凶疏至今君

父不安其位非常之教才收旋降舉國鼎沸人心波蕩彼獨何心恬不動色草草庭籲三日即止繼上聯名之劄直請節目之行以今觀之啓之者賊復繼之者大臣而其所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蓋金昌集則脅制君父擅弄威福之罪固難毛舉而曾在丁酉力沮告廟之議惟恐國本之難動李瀕命則獨對之日請招大臣欲詢可否其心所在路人亦知李健命則以瀕命之笏陰謀秘計無不主張惠恨於上教之請收移擊稟啓之喉司嫌惡於章牘之登徹至肆藉重之凶言趙恭永則以患得失之鄙夫仰人喉吻唯利是趨卒與三凶爛漫同歸可勝痛哉如使此輩

一日在朝必貽 宗社一日之憂不可不屏諸荒裔以絕禍本請領議政金昌集領中樞李頤命并絕島安置判府事趙恭永極邊遠竄左議政李健命待其竣事回還後并施梅棘之典不允

府啓趙聖復設鞫事

府啓賊臣聖復之罪可勝誅哉投進一疏嘗試君父使聖上不得安其位焉非癡豎一漢所可獨辦潛受巨慝之喉唆作此悖逆之陰謀國言喧藉情狀莫逃梅棘之典終歸失刑其和應情跡不可不嚴究窮覈以正王法請設鞫嚴問快施典刑不允

鞫魚有龍事

初八日備忘記予雖否德少有一分敬君之心何敢以下相於宦妾知名之人等語發論耶無嚴不敬莫甚首發人拿鞫嚴問言根出處恭啓諸人并邊配拿鞫現告前司諫魚有龍前掌令朴致遠邊配現告李倚天

後因趙恭耆傳陳達分揀

曰李重協一體鞫問

趙恭耆薦人

九日右相趙恭耆入侍時啓曰崔奎瑞身負重望招致鄭齊斗素有儒學別諭李台佐屢典州郡治績最優朴泰恒為人恬靜不事奔競尹就商武科中可用之人并宜擢用

李真儉真望金始煨不易得之人并宜調用國舅進言侵
斥政官一則曰老孱棄物一則曰人望輕淺而一番陳疏
突八行政實多駭然半日廷請人子孫權重輕輩何可首
先舉擬云云

尹聖時疏

十日持平尹聖時疏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未有若此輩
之甚者島棘之請亦云未減只避相職猶據西樞願卽夫
許以彰其罪銓長改正干犯之人一并澄汰 答曰吏判
寅協有何所疵聖復事得宜嚴刑究問

檀尹善道外孫也為鑄輩鷹犬首發宋浚吉追奪官爵

之論力主宋時烈告廟按律之請為己巳凶黨巨擘甲戌
削黜辛巳竄配廢枳不復者二十年至是與一鏡就商元
徽等日聚沈益昌家挾尚儉而舉事首為銓曹汲用己
巳凶孽自中多有刺論者一鏡貽書聖時曰羣輩若擊
去吏判則吾將角巾東歸矣

魚有龜疏

領敦寧魚有龜疏曰伊日 處分倉卒非常仰念國事驚
憂同措請對不許所懷草草一言總發衆怒叢集戚臣處
義臣豈不知茅當大處分之際愍諸臣謹黜之相繼惜大
臣被搆之罔極或冀 淵鑑之垂燭思補 聖德之萬一

竊附同休戚之義今衆斥至深以必亡之兆為言一鏡大
臣登對亦以為非不勝惶怖靡所逃罪云云

尹志述正刑傳教

備志記尹志述憑藉誌文誣辱私親窮凶情節斷不饒貸
亟正邦刑 判義禁洪萬朝知義禁韓配夏同義禁李台
佐趙泰億除授

院啓論唯諾諸人

正言徐宗履啓副司直李宇恒賦性奸譎締結凶孽曾為
將仕屏翳夜行情迹陰秘臺彈峻發罪名至重而少不懲
畏益懷禍心昨夏即祚陳賀之班偃然徑歸終不入叅苟

有一分愛戴之心何敢乃爾其無君蔑義之罪不可不嚴
懲請島配頃者四臣庭請初罷之際詢問可否於在廷諸
臣則數三卿宰及一大臣抗辭力爭之外舉皆合辭唯諾
靡然從之當此元惡懲討之日隨從諸人亦不可不嚴懲
其罪請前判書閔鎮遠二判李觀命前判書李宜顯李晚成泰
贊申雖任墮權尚游平監趙道彬司直俞集一及當日伏
閣三司諸人姑先削黜現告申哲李廷燭朴致遠李瑜慎
無逸黃梓

傳曰李光佐平安監司徐授閔西鄴度使不可以老孱卑
之白時耆違差府使元徽除授 實錄即林柱國沈埶不

八直拿問

趙恭劄救尹志述正刑

右相趙恭劄畧尹志述懲惡之典夫誰曰不可重惜人命不官為好生之德貸死島棘亦足懲罪

徐命均疏拯尹志述

十一日尹志述拿囚吏議徐命均疏曰已巳餘黨罪犯雖有輕重干係倫綱不可以久遠容貸志述罪狀固在囚赦當初遠配豈不以館學儒生而然耶我朝立國仁厚三百年來未嘗以私罪殺一士今其情犯有異叛逆况是儒學儒生直下正刑之命出於羣情之外聚首驚感士氣沮

喪語曰國君不讐言匹夫么麼一志述何足離乎倘從減死之律以示好生之恩豈不見光於繼述之聖德而亦無後世之譏議矣又曰中批徐拜本非美事今廟堂有行公大臣銓曹亦有已出之負而隨窠親徐有若應行至於藩任尤為未安答曰銓堂事自有公議志述事予志牢定斷不饒貸中批蓋出於不得已也

徐宗履啓論沈檀

徐宗履疏沈檀曰昨政目敢以私黨中犯名義之權重經權馥投合時好之鄭雲柱負罪至重之洪重鉉汲汲舉擬專無顧忌請沈檀改正

府啓論洪錫輔閔鎮遠

持平尹聖時朴爾夢啓向者右揆之請對也喉司終始阻
搪幸而天啓 聖聽特許賜對况遠備忘其時承旨洪錫
輔乃敢以從何得聞等語再三逼問迫脅 聖躬請極邊
遠竄其阻搪承旨并削黜洪啓迪俞啓韓重
崇趙榮福安重弼罪人閔鎮遠
結婚凶孽干預陰謀日者登對外托陳戒內實訐揚至於
追悔等語肆然恐喝及其退出書其違說付諸史官傳示
暴揚惟恐人之不知且於聖復發配乃自徃見密地資送
請遠竄 答依允星州

院啓論李宇恒

正言徐宗履李明宜啓李宇恒事妖賊志述癡騃不文書
進所懷非渠自辨設局嚴刑究覈指喉以正王法聖復一
疏使 聖上不得安其位栴棘之典既是失刑而徐宗履
謂以恃妄恃妄者平甫顛錯之謂也何敢以此等原恕之論為
嘗試之計至於朴弼正之疏亦出秉彝之天而反斥之以
出位責之以謬戾右袒聖復先為救解之張本揣探 上
心復踵賊臣之餘計請徐宗履及島配并依啓
十二日傳曰志述之窮凶恃義畢露無餘何可一刻偃息
於覆載之間書進所懷宜有代述之理臺臣窮問之請延
拖而已斷不饒貸斯速舉行

合啓四大臣

獻納李明誼持平朴弼夢正言李真儒徐宗履合啓噫彼
四大臣者內懷將心貳於吾君不臣之志一劄孔彰無
君之惡萬目難掩罪通于天其可赦乎宗社臣民之托
擔在殿下尚不容自私其身遽爾就閒彼大臣輩聚首
網繯先喉逆復投疏嘗試及夫非常之教再降而舉國臣
民遑遑崩迫彼尚何心黽勉庭籲塞責而止聯名上劄請
舉節目是豈人臣所敢萌於心哉諸口者哉噫傳曰履霜
堅冰至彼四凶之指天割地其所揣摩醞釀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竊美太阿弁髦黼宸腹心羽翼排布巧密前後左右

同非私人愚美脅迫固有紀極使殿下無所措手危苦
迫隘寧欲脫屣乎乘試以著見者言之金昌集脅制君
父擅美威福之罪難以毛舉而曾在丁酉阻遏告廟之議
惟恐國本之難動營救志述之惡增我殿下之傷盡李
顛命凶猾之性陰秘之迹浮於師命密於健命及至獨對
之日請招諸相欲詢可否其心所在路人亦知李健命賦
性奸毒處心暗忒陰謀秘計無不主張恚恨於傳旨之
請收移鋒急擊嫌惡於章牘之登徹請塞言路趙恭未本
以患得失之鄙夫秉機俯仰首尾和應外瞞諸宰佯言廷
班之仍設內助三凶劄請節目之講定卒乃爛漫同歸其

為情狀萬萬凶悖彼輩之陰蓄異志凡幾年矣朝夕之所
謀畫無非操切 上躬日夜之所經營無非動搖天位識
者之知向日事久矣而梟獍之黨當閹吠狴願忠之言無
路上陳今幸天啓 聖衷廓揮乾斷處分大定朝著肅清
狐鼠之輩次茅勦斷則兇魁巨惡之獨為偃息可謂輕重
倒置請金昌集李頤命趙泰永并絕島圍籬安置李健命
待其回還一體勘律依啓

又啓金濟謙以凶魁之子恣行朏臆憊患其父密贊兇謀
嚴嵩之世蕃閔黷之章道締結商譯贖貨無厭出身之初
譯院其父之提舉故微風舌官逐名呈緋松商其父之嘗

庇故亦受錦緞厚給倡優柳就章在嶺間使軍官安姓人
載送百餘貫錢數同軍本此類不可勝數向者鄉生請斬
其父疏批未下晏然呼唱出入禁廬到今合辭方張全無
恭俟之意昏夜出没行迹閃忽請極邊遠竄金一鏡之疏
批兇人二字指斥楨翊不啻的然而承旨黃璿敢以 聖
教歸之錯謬招致司謁游辭微稟終至改下抑勒愚弄無
所忌憚不可置之請寬並依啓

十三日閩鎮遠星州洪錫輔靈巖遠竄李宇恒新智徐宗
俊古今島配

禁府尹志述著名拒逆草記

知義禁韓配夏欲勒捧結案
依傳教直行刑判義禁洪萬

朝以為三百年無此規有此草紀云傳曰罪惡貫盈何待渠之著名情狀絕

痛不待時斯速舉行又草紀取招行刑法意有在刑推取
招事 傳曰除尋常各別嚴刑期於取招達夜為之又草
記嚴刑一次忍杖不服一日次外更無加刑之規 傳曰
明日更加嚴刑取招正邦刑而此非等閒罪目齋
勿拘

院啓論李緯尹愨李裕民李弘述

十五日司諫李真儒啓禮曹叅判李緯身居莽蒼之地職
帶玉署之長備忘之下畧不動念病重辭狀偃然上聞臣
子分義掃地無餘請削出 尹愨附麗權門密作心腹濫叨

重任肆然驕縱分外之任極意營求卿宰侍從出入其家
比肩狎侮視若平交權相謂有戚誼而昏夜出入宿將名
居已右則百計排擯情狀奸惡人心駭憤請遠竄刑曹叅
判李裕民無識鄙夫善事銜能以為拔身之計從前踐歷因
非濫竽諂事完金作為心腹猥忝亞卿濫登將薦及授秋
曹即吏唾罵不可仍置請削版李弘述事臣啓猶多見漏
火藥色即許源受分付開坐錢木細苧移送新營仍為載
去令攸司查實陸玄事其時從事官現告拿西敦云云并依
啓

府啓論李楨翊徐命均李喜之俞宅基沈尚吉洪義人

掌令李濟持平尹聖時啓前承旨李楨頌頃年一疏布息
邀福之說肆然筆之於書逼尊之嫵全不顧忌故相臣尹趾
完疏中論其罪狀辭嚴義正惟當惶懼縮息之不暇而
突然上章侵辱元老或謂禍人手段乃出於九十垂死之
大臣蔑君父輕朝廷請極邊遠竄志述逼辱君父之罪孰
敢寬貸而吏議徐命均疏陳或謂妄悖或謂士氣沮喪有
若無辜殺士輿情驚駭然者正法之教一下人心莫不聳快
士類莫不稱嘆則士氣沮喪之狀命均從何認得初為原
恕之論以藉兇黨之口謂罷職幼學李喜之即師命之子
賦性妖邪世濟其惡血黨春澤已死而與進士俞宅基

佐郎沈尚吉廟直洪義人締結綢繆出沒京輦昏夜徃來
閉門諱客奸黨之兇疏悖啓無不出於此輩之狀十手所
指國言喧藉危疑之際不可置之請并遠配并依啓

李仁復自明疏

叅知李仁復上疏曰臣深痛世所謂四凶遽輟迂班直請
節目忘陳一疏畧論其心迹之綻露莫逾於萬世之鈇鉞
其沙門盤據喉院者者作大諱猛犬狴狴崇則曰放肆無
忌榮福則曰乘機闖葭重彌則曰包藏禍心末乃使倚天
而彈之喉宗假而詆之衆鏑叢身餘恃在心

府啓論李晚成金鎮商

十六日府啓李晚成久處權要之地主張黨伐之論處身
行事為一世指目聖復之發配方為本兵之長親自往見
資送甚厚庭班方設之時首發徑罷之論連結兇黨表裡
和應請遠竄頃年 殿下私親緬禮欲行望哭之禮則金
鎮商敢引伯魚事陳疏力沮 殿下自畫之誠禮官稟啓
先王許之者誠至情難抑而於禮無嫌鎮商強欲沮尼
此何心腸請極邊遠竄並依啓

十七日太學生尹志述堂峴行刑時年二十六其反閔翼
洙哭其屍收以葬之養其孤一復以女妻之時人義之志
述早有士林望遊太學扶正論抑邪說至是慨然捲堂書

納所懷直聲大振以為陳東歐陽澈復出於世矣

尹懋三和李楨翊三水李晚成扶安金鎮商茂山沈尚吉
熊川洪義人明川遠竄 金昌集巨濟李頤命南海李健
命興陽趙泰采珍島

新卜

領議政趙泰耆左議政崔奎瑞右議政崔錫恒

趙重遇贈職傳教

傳曰噫追惟趙重遇之枉死不覺愾忸于心忠意未布徑
斃酷刑豈不痛恨特為贈職遣禮官致祭以慰泉壤之孤
魂

王堂沈珙劄曰重遇疏陳既係先王大處分么麼一鄉
儒乃敢乘時投疏事極無嚴刑斃冤枉安得無罪憫其死
可矣贈職致祭萬萬不當云云 答曰改紀弘化之際伸
雪冤枉可謂急務若是阻撓所謂大處分之意何以措的
窺子淺深殊未妥當吏曹叅判金一鏡疏論不可 答曰
重遇徑斃實子寡昧噬臍何及陳戒功實勿施各別恤典
府啓 金時恭柳就章梁益
標洪致中李堪
十九日持平朴弼夢啓 殿下嗣服後奸黨縱恣言路壅
塞異己之人一言發口群起擊逐如宋成明柳重茂李真
儉金如煥趙最壽等言事之疏為國盡忠而或疏或啓除

去後已請前後三司之論啓陳疏人並削奪隨叅人罷職
黃兵金時泰權兗親屬受其卯翼昏夜綢繆情迹陰秘出
身二年驟陞二品雄府臆間惟意圖占暖民膏血輦輸權
門副摠管柳就章庸駮鄙夫權凶鷹犬前後踐歷無非濫
等陞擢將任預受密約凶謀秘計無不勇赴累費千金買
納庄土御營子摠梁益標凶悖麁勇最為權兗拂拭潛蹤
密室作為瓜牙向日庭請攔入 闕中內著軍服外衣朝
服跟隨相臣須臾不離蹤跡非常行止可疑請並邊配洪
牧洪致中賦性便佞處心崎嶇左右顧瞻惟利是趨外假
士類之名內附鬼域之黨閃弄頭角欺世謀榮頃日備志

獨何心腸退在近地曾無片言事過之後應文塞責即被
權凶之吹噓濫躋上卿之崇班既遞旋仍厭然冒據今此
外補不足懲罪請削黜司直李堪立朝行已無一可取結
姻凶黨依違俯仰柳鳳輝之請鞫挺身入叅平生親友而附勢
趨焰甘心自陷於戕害故舊之科末後自明之計草草數
語不過塞責請削奪並依啓李堪事不允
二十日趙聖復拿囚本府設鞫 傳曰趙重遇事被謫人
及李夢寅疏下諸人一併放送示予追悔

金字杭劄救四大臣

領府事金字杭劄今者天怒震疊威罰太過竄黜相繼祀

櫛日甚若此不已臣恐 殿下之國空無人矣自有黨論
進退以來豈有若是嚴急慘刻者也四大臣俱是 先朝
簡拔以遺 殿下者而勤勞王室亦已多矣 伏願深留
睿念終始保全焉臣 若不為一言而死將無以見 先王
於地下 答曰當留念

柳鳳輝自明疏

大司憲柳鳳輝疏 臣志陳一疏幾陷大戾仍念 臣疏初上
大臣卿宰三司鎮日伏閣喉院春坊宗班館學相繼投章
句句誣害字字巧織湊合千古之惡名粧成一身之斷案
惟我 王世第即我 殿下之介第也以 殿下之介第

為殿下之儲嗣既稟 慈旨又下御筆處分一下舉國
同慶先臣曾於己已被柳緯漢之斥陳疏自列有曰由後
之一心愛戴即臣子死 太子之義臣疏所謂成命已下
無容更議者即此意也芽事體至重而伊時大臣不親達
白一臺臣草草疏論及至 批下亦當遲待明朝而預會
闕中仍即請對夜分而八鍾鳴而罷出入催促殆同呼斥
此不可行之於儕流間稍可尊敬之地其敢行之於君父
之至尊耶臣誠慨惋越俎而言其無使威福下移者為
殿下也其欲國體之尊重者為春宮也乃反怒其議已必
欲撲殺蓋其意以為不殺臣則無以自掩其罪狀初出隱

然不滿之題目勒加以動搖國本之罪云云 答曰既往
之事今不必介懷

內官遠配

二十二日備忘記予自潛邸心常痛惡內官張世相高鳳

獻泉尚郁不可近侍並邊配張世相近初官監也每為東

相老而無文故每貽老尚儉
尚儉將宮東宮先除去之

東宮引接官僚

是夜初更春宮下令講院上下番引接衛司亦為同入輔

德金東弼司書權益寬司御洪禹賢侍直李世煥入侍于

誠正閣

上每見世第必欣然而笑世第曰聞曾進講小學
上以時往臨曰欲聞吾第讀書聲中間有沮之者

上曰吾欲見吾弟讀書何為止之金昌集等既去位東宮
蓋孤危宦妾操功日甚矯旨閉門以斷問寢之路宮中
遑世身貽書魚有龜問其故欲其告於中殿以問進見之
路有龜答書鱗入而已有近侍以上命未索其書世身持
書進之到殿門宦者又閉不納世身高敬責之曰子因傳
教而來汝輩何敢閉宦者恨而問門世身入見進其書上
見而笑世身曰臣之納此書欲明無他而此乃私書宜置
臣所願還下紅袖從旁怒曰何為強索宜即退去世身慄
然而退其後賓對時細袖三進其書於案上少欲其出示
廷臣上終不抹世身既不得進見於上朝夕問候於大妃
殿凶徒患之乃使尚儉設弩於清暉門曰夜有白狐令曰
出入世身見之不得入而還是夜下令諸宦者入侍

近前進來余以否德冒承陞儲之命萬萬不敢當而上承
慈聖與主上付托之重不敢逃遁受命之後不遑寧處
問寢視膳之外宮中事亦不干涉况朝廷政令乎吾以不
學故日接講官欲知古人事是吾之心今一二宦豎敢生

除去吾身之計吾欲入達 上前以除君側之惡而有所
不敢 慈聖下教曰吾近來病甚不得見 大殿汝目見

宗社將亡不為告知乎余承 慈教更思之古人以為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方當 宗社將亡之日何
可泯默以負 先大王若臨之靈乎排闥直入涕泣陳論
快賜拿推之命心甚喜幸退歸私次旋又還叔處下不敢
聞之 嚴教到此地頭將欲出閣席嘗俟罪曰又辭位欲
使官僚知余去就東彌曰顛倒入對莫知何事今承非常
之 教驚惶震迫何可盡達勞伏念 邸下處變之道務
積誠意開陳 聖聰出付閣豎明正典刑益薦孝悌和氣

藹然宮中安帖外人不知實為 宗社生民之福出閣席藁
俟罪辭位之 教臣等雖死決不敢奉承益寬禹覽亦云
云世煥曰人之七情不可輕用勉抑隱忍從容詳處 令
曰此非偶發之言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吾既告 上前之
後雖叔拿推之 命渠輩當縮伏俟罪而揚揚出入全無忌
憚至於今日問寢視膳亦因此輩而隔塞若不避位必遭
毒手當初 慈教以先王骨肉只有今 上與余每念
及此不覺淚下 宗社之托 臣民之重余非不念事已至
此余志已決 孝寧殿展謁欲泣告心事而辭退矣望真
未能入叅此後此計恐亦莫遂淚下如雨嗚咽抑塞不能

成聲造音間間鎮定

除去吾身下有構殺四
大臣之教而宦宦拔去

東弼益寬曰

云云 令曰余志已定斷不撓改今此引接蓋欲使知余
所遭之功急而內間事不可宣布暴揚此余之外愧惡甚
矣東弼曰今此下教出於所遭之至難萬不獲已而臣等
仰贊 邸下之處變者惟當勉以第一義啓稟大朝摘發
逆闈即正常刑起敬起孝終至和平悅順之域而勿使外人
知之豈非萬萬幸甚曰與益寬及兩衛司請待明朝引
接師傅賓客俯詢善處 令曰師之受 先王厚遇盡忠
輔國余非不知官僚諸臣亦皆受恩 先朝今此引接不
過傳予之意余之堅定決不撓改仍手出疏草一度東弼

跪受與益寬展見曰示兩衛司畢歛之還納于前起而拜
曰伏見疏草益不勝憂鬱曰極閣豈禍人家國前史班
班可考陳請正法不容少緩而疏中離宮席藁俟罪避位
等語臣等有死而已何可順承益寬世煥云云 令曰
聖上仁厚之德外廷無不知之雖有一時匪怒之教余豈
敢發此舉而此輩欺蔽 聖聰致余不安勢不可兩立毋
寧釋去此位以保 先朝受賜爵號守吾本分是余至願
東弼曰彼卽 邸下家奴而直是孤鼠輩誅之強之何難
之有教之以勢不兩立有若此對者然恐不免失言之
歸矣 令曰余果失言召對亦言恭伯仲雍事矣余心本

自如此今 宗社將亡余不能救上負 祖宗及 先大
王暨 慈旨中負當乎 聖明罪莫大焉釋位之外更無
他道若一毫欺隱則天地鬼神昭布森列 先大王陟降
之靈寶耶鑑臨焉可誣也東弼曰 邸下居儲貳之尊係
億兆之望目一二閹豎之作偏出閤辭位歷代所無蒼黃
半夜作此舉措人心波蕩危亡隨至 先大王陟降之靈
亦將嗾嗾驚憂於宜宜之上 邸下何不念及於此耶益
寬禹賢世煥云云 答曰張公藝忍字余豈不知茅今日
余志已定夜色又深君等退去小歇東弼曰 慈聖玉候
久在靜攝大朝愆度添加 邸下方在嘗藥憂遑中作此

非常之舉當夜深更闌之後 慈聖之驚寤慮念 大殷
驚擾豈非未安之甚乎 令曰陳達出於至誠可不感動
待明日相見師傅後當行已志東弼等起拜曰伏承差待之
教不勝喜幸明當準請乃已退出閣下已為三更四
點矣

政院玉堂請對

兵參李台佐副摠趙恭億同入請對啓昨夕 王世笏引
接官僚乃以一二闈豎中間作俑敢生除去吾身之計問
寢視膳亦且隔塞將出閣俟罪為教動搖國本大逆不道
之罪請坐摘發不待時處斬事

三司合啓

二十三日三司合啓 王世笏 先王之介子 殿下之
寵第仁孝恭儉休閒日彰 殿下回心之愛出於天性兩
宮和翕和氣藹然么麼讒賊搆亂上以傷 殿下友于之
心下以使 世笏悶感抑塞 宗社之亾迫在呼吸請嚴
刑寃覈出付有司亟正邦刑事

政府六曹三司請對

卯時領議政趙恭耆右相崔錫恒戶判金演禮判李肇工
判韓配夏吏判沈檀兵參李台佐戶參趙恭億吏參金一
鏡訓將尹就商承旨李正臣柳重茂朴彙登李仁復沈檀

司諫李真儒掌令李濟獻納李明誼持平朴弼夢校理尹
暹尹淳修撰沈珙假注書李普昱紀事申處洙編修金克
謙請對恭者曰臣聞春宮下令閹豎作俑潑泣陳達初下
拿推之命卽為還叔又承 嚴教臣不敢知緣何故而至
於此境亦何由而遽寢此命耶閹豎作俑實莫大之變古
人比之家僮豈 殿下愛么麼一家僮不為慰安春宮之
道耶請嚴鞫正刑錫恒曰 宗社存亡迫在呼吸檀曰
王世笏下令既有除去吾身之教則係是大逆不必鞫問
直為正法宜矣 仁廟癸亥羣盜何嘗鞫問而正法乎恭
者曰檀之言是矣奄豎逆節彰著臣等請鞫猶似輕緩直

加處斬宜矣配夏曰不可一刻留置卽為處斬台佐演肇
仁復等并請巫允恭億曰臣與台佐入直闕中卽為請對
未承下教仍達曙而今同入矣閹豎之罪決正王法檀曰
宮闕事非外人所知春宮旣以除去吾身為教不必究覈
而知也惟望速斬錫恒曰巫正邦刑勿為留難仁復曰有
何顧藉若是持難一鏡曰鞫問結案決正王法正臣曰禮
參朴恭恒追到使之入侍亦請設鞫正法檀曰宦寺橫恣
國家大患不斬此賊八路離心真儒曰通天之罪不可
畧刻容貸弼夢曰凡設鞫有可問隱情然後為之今 世
笏下令為斷案直為正法實合事體淳曰慰安春宮莫如

亟斬此賊正臣進曰大諫梁聖揆持平尹聖時正言徐宗
厦追到使之入侍真儒曰孝廟朝徐抃搆誣麟坪卽為
設鞫王刑今日事此徐抃輕重如何持難不決乎濟淳珙
聖時并云云恭考曰亟正之外更無所達弼夢明誼仁復重
茂濟珙又請亟斬淳曰日昨三官所坐何事逆遂曾不留
難何快於彼而斬於此恭考曰豈敢以一毫非義導
殿下曰嗚咽涕泣真儒曰殿下何顏入拜孝寧殿手
一鏡曰今日羣下之請終無發落聖心所存不敢仰揣
若復諄諄發詔洞然則羣下抑菀庶可少解肇曰諸臣力
請如此摘發正法下教何如上似有發落之言恭考曰

云云上曰摘發正法可也恭考曰小臣當與諸宮官慰
安王世笏前矣上曰唯諸臣起拜而退

領相宮官八對東宮

師趙恭考輔德東弼弼善真儒文學錫五兼文學逆司書
益寬說書寅明八對東宮恭考曰昨年臣侍藥無狀竟遭
天崩之慟曰山後直下鄉廬邸下承儲後尚未得一瞻
顏色矣令曰師之提舉藥院時小子幸與周旋於八診
時小子罪逆深重竟遭天崩之慟曰山時曰極中瞻望於
班行今見稍瘦殊異昔時恭考曰夜來曰宮官所報伏聞
閹豎逆節驚惶同極蒼黃八來卽與諸宰請對幸蒙聖

上共許正法臣又以進告 卹下之意仰稟則天顏亦甚
悅豫矣 令曰小子不肖萬萬不稱此位而 慈教雖尊
木之無知亦足感動故小子不能任行已志黽勉承愛夙
夜憂懼不遑寧處既承 宗社付托之重如有一分堪忍
之勢豈敢生此意今自劃已堅難可撓改恭者曰 聖上
既處分 卹下何為尚發此教 卹下於 聖上本兄弟
陞儲之後便有父子之義何可不仰體 聖上以慰悅我
慈聖之道乎至於宦豎所謂家奴處之何難况 聖上已決
斷 卹下尤不當留着骨中自存形迹 令曰小子雖
不肖豈不知此義傳曰父母雖梃之流血起敬起孝小子

之所仰望只是三 殿則敢不自勉而日昨事實出萬萬
不獲已小子之不忠不孝於此益著矣恭者曰官闈之內
設或有一時嚴旨不宜使外人知之以致傳播還取徽教
宜矣 令曰小子亦非不知煩諸外廷為大段未安而猶
且冒為益可見自劃之意東弼曰半夜承令蒼黃因措以
討罪處度之意縷縷陳達走報外廷獲準討逆之請 處
分卽降慶幸何達所謂務積誠意開陳 聖聰當該闡豎
明正典刑使官闈安帖外人不知云者蓋論 卹下處變
之第一義亦勉 卹下起敬起孝勿露此意終至和平悅
豫之域且 卹下下令痛切因極可知萬不獲已大段難

處事機到此則下詢官僚亦何所妨臣等只以討賊事通
議外廷而已有何微教傳播之慮且非若備忘可以還收
矣恭者曰入侍大朝時臣等所陳皆蒙開納仰瞻天顏玉
色和悅而今見 邱下執滯如此殊非所望矣真儒錫五
筵益寬等以孝敬之道縷縷陳勉恭者曰 聖上或有一
時過當之教不過匪怒伊教之意 邱下何可留諸臆中
乎 令曰予志已定牢不可破 聖上仁慈之德誠無間
然寅明曰臣以為苟不善處於至難處之地何以稱聖人
卽今 邱下所遭不可謂順境則不思所以善處之道乎
伏聞 邱下方講綱目唐肅宗宣非中興哲辟宦官李輔

國交亂宮中代宗屢處危逆之境幸賴李泌竭忠殫誠彌
縫調護竟保無他今日大臣不足堪任李泌之責乎恭者
錫五筵益寬曰云云 令曰小子旣自劃初欲折不撓改
師與諸僚屢屢陳勉說書之言有感動處小子庶可小變
初心說書所引李泌事不能無望於師矣東弼曰說書所
言極為切實 邱下雖不責之於師師豈不受為己任恭
者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毋負 先大王殊遇我 邱下
眷意 令曰李泌事更願師之留意恭者曰 邱下雖不
申囑臣敢不祇承承此下令不覺涕淚交零寅明曰古人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令曰兼說書屢以忍字陳戒

余嘗留念今日宣樂為也恭者曰忍字乞體念今承開釋之教慶忤何達仍退出 令曰陳䟽事何以處之東弼曰聖上處分已定睿志亦可釋然不必陳䟽以煩 聖聰 令曰余意亦然當寢止矣

逆宦處斬教

傳曰承傳色文有道長番內官朴尚儉作備中間欲生除去春宮之意大逆不道合置邦刑不待時處斬事下義禁府

諺教

慈殿以諺書下教曰 孝廟子孫 先王血屬只 大殿

與延初君而已以 先王遺教丹立延初君而兩宮和協矣不幸中官及內人交搆兩間 世第將陷不測之科母

寧依 先王所授爵號依其願使之出外千萬千萬書辭懇測

有不忍聞而不為騰搖卷看隨展袖掩使人不得見矣 領右相口傳啓曰所傳諺教

不勝驚愕震剝東宮陞儲實是 宗社無疆之福不意中人交搆以致震 邸下不安昨夜引接時下教實人臣所不忍聞臣等相率陳請當該闡豎既蒙摘發正法之命即承萬萬意外之教 先大王後嗣之托只有 殿下東宮臣等死罪敢不盡誠保護矧今處分已定此諺教不必煩諸耳目謹此封還臣等之陳勉於兩朝只是三 殿和協之

意而亦願自內尋常勸勉於兩宮以盡和平之福至於內人負犯非外庭所聞自內出付有司明正典刑

慈殿又以諺書下教曰儲嗣之定即先大王遺教而

大殿親書爵號予以諺教下大臣而定矣不幸宮人及霍

寺友搆兩宮欺蔽聖聰予尋常慨惋嘗指官人多般開

諭以為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發於大殿及

予之坐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其締結官人及締結宦寺者

亦當依律處置而卿等亦調護我主上及東宮以保我三

百年宗社毋負我先大王遺教是所望也宮人即

大殿內人弼貞石烈諺教二度下於藥房恭為以諺書下教殊涉未安四五次往復尺牘播一

度一度則圻見還為封上故不傳於外也

一本曰東宮儲嗣已有先大王手書故予以諺書布之

矣今看庭僚窳鞠之舉專在於大殿長看內官朴尚儉

承傳色文有道大殿尚宮弼貞石烈等締結交通幾至

國危致予與東宮孤危之狀萬萬絕痛此則恐是他出慈聖諺教多有哀痛

危苦之辭而恭者以手斂取不便備人見之即繳還臆布草相臣口傳再啓曰兩宮

人今方陳啓大朝請出付有司一體正法而末端之教伏

惟聖上至仁至孝儲君亦盡孝敬之道且伏念宗

社先王之靈默佑於冥冥之中夫豈有他慮伏乞慈聖

殿下寬心弛慮毋至煩惱添損靜攝是臣血泣區區之望

答兩啓曰知道

尚儉醞釀已成將廢 世笏明日葬之世笏微聞其機而無以見 上白其事禍色甚迫乃煎毒藥為二器手持之入嬪宮寢室泣謂嬪曰今禍迫目下矣欲一瞻天顏訴危迫而進見無路明日禍必作與其受辱而死於此輩之手不如飲此而自靖也嬪泣對曰 主上仁聖友愛而病患之故此輩醞釀如此今若飲此而同盡不知此輩又將以何許惡名加之身後不如以此悉陳於慈殿若垂憐而救之則幸矣若力不及則死亦未晚也 世笏從之坐而待曉遂與嬪間步詣 慈殿方晨

起梳髮見 世笏及嬪至以手撮髮停梳而教曰君輩何若是早來乎嬪進前泣告 世笏和藥狀且曰禍在卽刻欲告於媽媽而退死焉 慈殿大驚投梳勃然教曰此輩安敢若此吾則漠然不知矣仍斂髮不成髻而起不及進履步下殿庭命 世笏導前而行宮人急奉負 大妃而至大造殿殿戶悉閉內有人密語聲 世笏遂撼戶戶環自開遂奉 大妃而入時尚儉與紅袖輩在窓前書傳教於備忘紙粹見 世笏入大驚急引紙跳去踏階而走距一丈餘 世笏一踉而捉袖奪其紙尚儉抵死不肯放各執一端而引之紙中裂尚儉脫

身而走 世笏視其所裂半紙有笏為庶人四字蓋廢
世笏傳旨也 大妃覽而大怒下諺教于藥房有曰
今月初六日以後事皆非 大殿處分出於兩宦矯旨
云云以下見上大妃復下諺教云云恭者不得已宣示會者
卽又封還嚴飭吏隸不得謄出朝報始清暉門之閉也
掖庭人日夜遑遑徐命九嬪宮從父笏也不勝憂憤往
見魚有龜曰賊臣陰結中貴人擅柄用事三百年 宗
社朝夕將止公為肺腑臣何不調護我 王世笏乎言
甚慷慨有龜感動流涕誓死而許之由是賊臣不得
逞計

請對所懷

大臣二品政院請對 傳曰所懷書八領相趙恭者兵判
宋相琦刑判李光佐戶判金演工判韓配夏兵參李台佐
刑參尹就商戶參趙恭億吏參金一鏡所懷伏承 慈教
其一宮人乃締結宦寺者仍書石烈弼貞兩人名以下如
此窮凶極惡之輩不可時刻假息出付有司與逆聞有道
尚儉一體正刑依啓

金守杭劄斥逆宦直斬

領府事金守杭劄聖明之世胡為有此亡國之事苟謀害
東宮何等惡逆而不為設鞫得其情節乎自古以逆為名

未有不嚴鞫而處斬者雖是逆節昭著未有不承款而處斬者不但國典至嚴作俑謀害情狀必須明白鈞得真正王法然後可以少洩神人之憤 答曰更何問情依前教舉行

禁府

二十四日文有道朴尚儉弼貞拿囚

石烈在家自盡弼貞獄中自盡有道

尚儉結案拒逆嚴刑取招事依允

張世相

鏡城高鳳獻

宋相郁^鬢遠配啓

禁府都事權鎔李志洵閔致鉉李度

遠李碩臣不免規避之罪杖一百奪告身

鞫廳啓

右議政崔錫恒判義禁姜鏡知義禁李肇同義禁朴泰恒李麟徵啓趙聖復問愆患指囑一款終不吐實更推傳曰輕妄所致更無可問還發配所

宋相琦疏論金吾政院緩忽

二十五日兵判宋相琦疏曰臣居遠聞晚既不及請對之時僅衆賓啓倉猝未詳事實亦未盡所懷罷出後得聞慈教有締結宮人及宦寺者當依律處置之教而賓啓則曰宮人乃締結宦寺與慈教本旨有異其在道理果何如也由於慈教之初不宣示外人無由得知之致臣之矇然於是益大矣昨朝慈教既以宮人指名書下則不

可一刻偃息而終日經夜晏然在家啓辭蒙允於昨日就
囚乃在於翌日致令徑先自斃未知其間有何曲折而喉
司金吾顯有緩忽之意臣切駭然

鄭亨益等疏斥恭考

司直鄭亨益李秉常申思喆李敏英李聖龍李喬岳李聖
肇朴聖輅李箕翊金取魯朴思益李挺周尹心衡等疏畧
交搆兩殿謀危東宮之變古今天下所未聞者締結和
應綢繆陰秘之狀不可不明白覈出使中外曉然皆知不
待究問徑施刑戮則糾結回互幽闇隱伏之迹尚有不盡
彰露者何以稍洩神人之憤少慰臣庶之望且伏念春宮

下教指舉宦豎辭意絕痛則其在宮僚之道耶當亟稟
大朝以請嚴治而反以不使外人知之語游辭仰對其無
驚動之意可知慈聖初下之教大臣格而封還終不翻
宣以致羣下未得聞知拿鞠逆豎何等嚴急而有司奉行
極其緩忽致令次茅自斃奸情逆節終不究問不勝痛心

柳復明疏論逆獄

司果柳復明疏曰逆宦奸婢締結交搆百計謀危無所不
至在廷諸臣少無驚動之意顯有周遮之迹金吾之臣伊
日慈教之下不思逆豎亟討之道先行聖復鞠問之咥
其心不在誠不可掩拿命之下不卽舉行終日經夜於渠

家一宮人經斃之後始乃捉囚其一而又旋自死於獄中
國人疑惑寧有已乎三司之臣始請直為正刑猶恐端緒
之或露兩婢往死之後緩緩請對泛請設鞫少無為東宮
懲討之意苟有一分保護之心何忍為此此非一二閹豎
所自獨辨汲汲設鞫窮覈情節三司金吾一併削黜焉

金在魯疏聞豎設鞫

開城留守金在魯疏曰 聖上深惟 宗社大計克達
儲嗣親臨受丹且既虔告于 廟社矣祇見于 先王矣
頒文于八路臣庶矣竊謂從今以往雖窮凶極惡之類宜
不敢為動搖之計而一二閹豎尚懷悖逆必欲傾陷此其

綢繆經營非一朝一夕之故始命拿推既失太寬旋復反
汗視若細故臣知 殿下決不為此以東宮朝儀之見阻
推之無乃此輩欲延尋刻之命姑且中寢若苟或然則
殿下尤何可容忍不發不思所以解國人之竊議乎

政院自明疏

承旨柳重茂朴彙登沈槿等疏曰兵判疏至以緩忽為言
而石烈等啓辭二十三日初昏 批下卽為書入傳旨二
十四日辰時始下卽捧承傳仍下金吾則有何緩忽之事
云云

禁堂自明疏

禁堂姜覲朴恭恒李麟徵等疏曰兩宦正法蒙允翌日傳
旨始下賓啓蒙允後翌日巳時以其排逆有請刑草記時
刻早晚焉敢誣也石烈自斃在傳旨未下之前弼貞繼
殞又在拿囚之當日內其在家奸狀非本府所敢知也
云云

合啓三大臣按律

司諫李真儒掌令李濟持平尹聖時朴弼參正言徐宗履
等啓曰四凶梅棘之卽賜準許益見聖上懲惡之典而
三尺至嚴萬戮猶輕人臣負此罪名決無容貸之理請安
置罪人金昌集李頤命并按律處斷李健命待其跋回一

體勤律至於趙恭采本以患得失之鄙夫秉機俯仰首尾
和應附麗三凶劄請節目離合倏忽爛漫同歸而旣未久
秉句輒其所包藏禍心釀成陰機者此諸三凶猶有首從
之別仍置善地失之太寬請珍島安置罪人趙恭采減死
濟州園籬安置不允文有道朴尚儉設鞫事依允

府啓請金雲澤等十六人邊配

府啓金雲澤字逸民澤字祖澤字昌城等以春澤之笏踵襲凶謀
事情跡叵測與頤命之子器之春澤妻甥李天紀字南趙甫
重之子洽字端李立身之孫德峻字富李光漢之子崇祚字潼李
行昌之孫正植字會尹休耕字順邢儀賓字渭趙松字晉金盛節字龍

李秀節^{山甲}錢仁佐^{山理}安龜瑞^{慶源}等作為血黨昏夜屯聚別
庫銀貨用之如水國言喧藉人心疑懼其中李器之^{原南}以
願命獨子不為隨往謫所落留京第閉門諱客與雲澤等
晨夜出沒行跡陰秘作為奸罔無所不為當此疑危之時
不可使此等凶徒羣聚輦下以貽國家之患請此十六人
并命邊配即日押送事依允

又啓向者大臣^恭縣道一疏自附直救之義而兩司合啓
直請削出黜頃日庭請既罷大臣徑入禁門一死力爭斷斷
忠赤皎如日星而必欲搆罪初請拿鞫旋度遠竄閃弄伸縮
之態不忍正視請前後合啓發論臺官遠竄連啓隨參

人削奪朴致遠魚有龍李重協等白地造言若不究門置
大臣於黜黜之科亦無昭洗 聖德之累而大諫梁璠揆
乃以重臺閣防後弊之說謄諸章奏請遞差庭請唯諾者
受其自首一體勘律不允

恭劄對宋相琦疏

二十六日趙恭劄劄曰臣蒙識淺慮狎當大事周旋應變
可幸無罪宋相琦疏乃曰 慈教中有締結宮人及宦寺
者依律處置而實啓則曰一宮人締結宦寺 與慈教有
異又曰由於 慈教初不宣示之致 慈聖手札何等至
嚴至敬茲事關係又何等重大戴天履地為人^臣子何敢

增損一字變幻旨意自陷於不測之誅哉至若初不宣示
云者干係宮闈之重事宣布中外騰播聽聞以致人心驚
惑未知果合於理耶遽煽無根之蜚語直為臣因測之案
不過有一宮人締結宦寺之教訛翻巧飾隱若外人之真
有締結宮妾者疑亂眩惑矯誣 慈旨 殿下倘於問寢
之暇仰稟東朝其間事實可以洞悉矣李箕翊疏以臣封
還初教為罪案古大臣遇此事會必以勿令外人知為處
變之第一義今人以外人之不得聞為誣人之奇貨柳復
明疏則方其時准以罪人亟斬為快不暇念及於鞠與誅
之得失則所謂無驚動顯周遮之說何所據而發耶 答

曰頃日初下諺教中宮人姓名書下時則其中一人與宦
寺締結事耳卿等所懷斷無他事重臣之疏元不知此事
固不當引咎還為封八以重事體於卿少無異事

答兵判疏曰賓啓中一宮人締結宦寺之語乃 慈聖再
下諺教中事與初下之教有異也還為封八亦重事體
云云

黃一夏疏論掩護緩獄

左尹黃一夏疏曰春宮之下教官僚 慈聖之降札藥院
蓋禍迫斯須宮官請其不使外人知之大臣袖掩封書而
秘之既曰締結則此非宦妾獨辦之事設鞠究問斷不可

已直請正刑已乖常例及其公議沸騰三日緩緩引避按
獄之官所當即拿逆婢而任其自裁相結而斃而俾絕盤
問之路意在掩護昭然難逃云云

府啓論宋相琦

府啓兵判宋相琦一官人締結宦寺之刑去一字以締結
字加之官人之上添入及字於官人宦寺之間曲合湊成
變幻文勢有若宦寺自相締結之外別有宦妾締交者
而廷臣用意掩護者然渠雖急於搆誣廷臣何敢矯誣
慈聖若是肆然罔上無嚴不可不懲請遠竄不允
沈宅賢疏論金吾喉司

護軍沈宅賢疏畧官人徑斃王法未行喉司緩緩舉行金
吾任其自裁金吾喉司之臣不可不一體勘處云云

李志達等疏

敬班李志達等四十二人疏畧發起掖宮妖賊作俑謀害
東宮逆節彰著決非婦寺所自獨辦急急設鞫鈎得其
締結之情跡云云

金一鏡請對

二十八日吏曹叅判金一鏡請對司諫李真儒獻納李明
誼持平尹聖時朴弼夢正言徐宗厦承旨柳重茂同為八
侍真儒曰兩宦直斬之請人言甚多柳復明宋相琦凶言悖

說上下俱被罔極之誣不可不鞫問一鏡曰李重協朴致遠魚有龍輩宦妾交通等語白地做出上誣 聖躬下陷朝臣兩宦連加鞫問無一毫可疑然後次芽問重協等事體當然重茂曰設使臣下無狀交通宦寺畢竟其辱何歸明誼曰致遠等拿問之請俱係此事 上曰依啓諸臣起拜而賀真儒讀四大臣啓訖一鏡曰姦黨盡逐朝著清明一國懽欣舉手相賀可見人心所同渠魁雖皆逆裔以大家世族門生故吏遍為一國不知禍機伏在何所先斬巨慝不容少緩弼夢曰戴天覆地忍與此賊俱生若不先正巨魁之罪次治其黨與則窺 殿下之淺深益肆凶逆矣

明誼曰一日緩之有一日之禍二日緩之有二日之禍一鏡曰志述誣辱罪通于天昌集赦解初配扶安近地慙患館生終至寢命無一毫畏忌之心此可見矣弼夢曰願命畢竟魚肉之說豈人臣所敢發口彼安此危之意於此綻露真儒曰不思追 先帝報陛下之義謀危 宗社罪犯大逆一鏡曰自點元勳 孝廟誅之為 宗社也明大義也真儒曰兩觀之誅容可緩乎弼夢曰 先朝舊臣三百年宗社輕重如何一鏡曰朴泰恒之疏臣亦叅涉 殿下為昌集輩愚弄不得自由則君不君也昌集輩脅迫君父畧無顧忌則臣不臣也弼夢曰數多大臣結為心腹禍我國

家此尤難除不可不速除重茂曰 殿下若曰事勢如此
如此汝言是矣汝言非矣明白指一下教臣等當退出一
鏡曰 殿下_一身之危如此其急何所顧藉 孝廟尚誅
趙賊帝王家守法不得低昂矣明誼曰許積顧命大臣以
妻子不軌之謀猶不免死况身親犯之手真儒曰啓迪附
麗昌集而投黑山島惡地巨慝假息善地啓迪反寃矣弼
夢曰 殿下終不允他日禍作有不可救臣雖欲更陳有
不可得 殿下雖欲見臣亦不可得思之因涯 上曰勿
煩弼夢曰勿煩之教臣等欲死而無知 上無發落又陳
金雲澤等啓弼夢曰 聖明以數多故不允而十分剛減

不入者三倍矣多聚銀貨用之如水晝夜追逐計將何為
曲突徙薪未足為喻真儒曰 宗社危亡自今日始亦可
謂痛哭未承下教不敢退矣一鏡曰 殿下半夜奪弘述
兵符又下 嚴教洞燭渠輩之逆節今曲貸四宥大禍之
作非久復見趙恭者處江湖憂其君古之仲淹葭以加矣
殿下至以扶將亡之國為教啓迪以臺論方張乃敢繼
還是亦昌集之指揮也重茂曰伊時_臣相對痛哭曰國勢無
可為今幸獲近天顏而言念國事哀痛迫切仍嗚咽下淚
又曰漸至夜深尚不快決_臣下何以知淵衷所在 上無
發落又陳聖復啓迭奏縷縷真儒末曰剛克有所不足而

然上曰只依前舉行還發配所又陳宋相琦啓迭奏縷
縷一鏡曰昔揚州人李松全偽造備忘故相南九萬請置
極律今相琦矯誣 慈旨何等重罪明詔等合辭曰邊竄
猶輕何所持疑上曰依啓

鞠廳大臣禁堂請對

二十九日鞠廳右相崔錫恒判義禁姜覲知義禁李肇同
義禁李搆微請對時承旨李仁復讀推案曰文有道招只
以承傳色大小啓辭奉納而已傳旨內詳綠曖昧云云朴
尚儉招今二十二日得聞同官之言昨夜東宮問候 大
殿仍達宦寺輩干預朝廷近聞處分多出其手請覈出嚴

治傳曰此是吾之所為而汝言如是覈出可也為教世
第卽出清陰亭招致諸宦使之覈出以備忘使之奉稟
上前仍下政院為教故奉稟自 上還推裂破至於除去
吾身曖昧云云錫恒曰尚儉原情胡辭亂說敢言不敢言
之地誣及 聖躬誣及東宮窮凶情節愈益綻露不敢循
例請刑府堂及兩司真儒同入下詢處之何如真儒曰誣
上不道之言又發逆招事關宮闈惡逆尤著特加 處分
明正其罪覲曰逆節既著可以正法弼夢曰正刑之請誠
失當兩司爭執揆以法例斷不如是肇曰此獄究竟不亦
難乎敢與東宮角立漸至不道之境何可擅斷 上久無

發落錫恒曰末世淆薄自上明下國人釋疑獄體亦正今
已夜深 玉體未寧速賜處分覲曰此事只兩端若曰凶
節已著則或可正法若曰體例可遵則嚴刑得情錫恒曰
刑鞫獄體當矣肇曰嚴刑取服乎 上曰嚴刑取服可也
錫恒曰有道亦當嚴刑矣 上曰唯仁復曰姑罷乎仍為
乎錫恒曰待堂上備負閑坐好矣 上曰為之

趙恭者劄薦鳳輝世良

三十日趙恭者劄曰臣於宋相琦疏畧暴事實繼見黃一
夏疏人之為言胡至此極柳鳳輝韓世良曾無一言半辭
仰及春官所論只是迂臣舉措大失嚴君父重事體之義

與夫聖復罪狀相臣失言而眾怒齊起至欲撲殺更化之
初首蒙恩宥世良授以本官鳳輝置之憲長 殿下業已
照燭進用之矣况今日忠於 殿下者後必忠於 儲君
薦進兩臣實出為儲君之赤心也 臣日昨畧具一劄謹粘
下端仰冀留神焉前劄云敢以和氣之
說為今日二字符

恭者上春宮書

恭者上春宮書曰今當歲盡畧貢愚忱伏念君臣之義以
嚴為重骨肉之親以和為貴凡於奉承之節務盡順適之
道乃得孝敬之實而盡慈友之道古語曰殷憂啓聖今此
逆閹奴婢之變實甚憂惕而安知不為拂亂增益之資乎

鄭澔疏論動搖國本諺教阻格

壬寅二年正月二日司直鄭澔令家僮直呈疏本曰伏聞
殿下新有大處分先朝禮遇之大臣盡行斥逐言事之
臣太學之士非椹鎖卽荐棘固未諳因何事端有甚罪惡
而此非但嗣服之後所未有實載籍所未聞顧臣亦一先
朝舊物耳孰陟榮辱義無獨殊忽伏聞國本有搖動之漸
慈聖下哀痛之教宣意聖世遽有此事惟我 聖上春
秋黜威螽斯之慶尚遲其所以係一國之人心者捨春宮
奚適哉且當初建儲時 慈教云云只此一教可以質天
地鬼神矣不幸一種無嚴之輩敢懷不悅之意迭出敲撼

動搖而後已則三 聖血脉幾何其不絕耶今此一二宦
豎遽售交搆之計此豈么麼無識者所可獨辦哉尤可駭
者 慈聖手教雖未知旨意之如何而關係既大事體亦
重固當頒示臣僚使人曉然而為大臣者乃反從中沮格
汲之封還使 慈聖哀痛功迫之意黯昧不章且其登對
不請設鞫反以徑先正刑齊聲力請是何意思云云 政
院啓鄭澔疏包藏禍心語極危險而係是重臣疏不得不
捧入

承旨自明疏

五日 大殿親祭時 世宗出幕次祗迎承旨李正臣南

就明柳重茂朴彙登金始慶沈樞等突然而坐仰瞻睿顏
世第招宮官李真儒曰承旨終不起立無尊敬之意使之
申飭於是承旨等疏請失儀之罪

尚儉伏法

初六日尚儉刑四次後伏法 結案年二十三所謂書札
自上有盛怒諸官黜陟頻數故要其乘間上達以固其職
所謂語言規規者欲知 大殿水刺多寡寢睡安否是遣
東宮寢膳問安之節自是內間之事而清輝門乃世第往
來問安之門開門下令而矣身趨不開門身為內官豈有
欲叛之心曾有得罪東宮之事恐有後患故與弼貞惟有

除去之心而已行亮節次謀逆的實軍器寺前凌遲處斬
文有道刑四次物故

尚儉平安道寧遠人之子也兒時入京為宮寺養子為人
妖邪伶俐其家與府使沈益昌比隣益昌故相之源之子也
己卯科獄時益昌與泮隸順億密通作奸事泄而以不得
占科之故只遠配未久放還因而坐廢尚儉以免宦受書
於益昌既長以文藝出入即授宦寺中清要之任宮人弼
貞者亦能文奸黠故尚儉與弼貞結為兄妹宮人石烈者位
頗高指揮凡事以是內外相應自上即位以來頻干涉
政事南人少論輩覬知之皆交結益昌仍與尚儉昏夜聚

會密地謀議有一鄉曲武人從仕者與尚儉相識寄寓於尚儉行廊辛丑秋設科時其人為試所差備官其同鄉武士赴舉者試藝入格而未知其所得分數可以參榜與否欲問於差備官初昏時往尚儉行廊差備官自試所未歸其人留坐等待矣俄而有士大夫三人騎駿馬率僮從馳入於尚儉家直入尚儉客室尚儉明燈對坐附耳密語移時不起其人從門隙窺則三人者皆非儒生模樣心甚疑訝而人定已迫其人不得見差備官而歸矣其後壬寅癸卯間又入京路逢乘輅軒而過者卽其時尚儉家所見者故問之市人則乃真儒云其二人則終未知其為誰云

矣辛丑以後凡上教之曲為少論地者大抵出於此賊之手而至於十二月初六日夜大處分皆是尚儉之所為非上之所知也渠之僚宦問曰汝何敢為如此大事乎尚儉曰非余所為弼貞以中宮傳教分付於余故為之云明是假托之辭不然則弼貞假托之辭也東宮目見此事痛宗國之將亡見上涕泣曰國將亡矣何為此舉上曰國果將亡耶何以則好耶東宮曰莫如召用舊臣上曰以汝意為之東宮書出備忘而呈覽則上頷之蓋上精神雖不能管攝而友愛篤至見東宮則必曰吾同生也欬笑不已故信從如此備忘既下尚儉故為遲滯不卽下

故院東宮既退弼貞招尚儉更推備忘而入曰中宮有命
推入卽為裂破尚儉曰牢鎖東宮往來之門使不得朝夕
問安初尚儉自草備忘屢為東宮所覺東宮嚴責之至
是尚儉又草廢東宮備忘東宮憂迫罔措不得入召入宮
僚以被尚儉困迫之狀言之嗚咽流涕將欲出閤席膏待
命宮僚等不得已通于大臣大臣率諸宰請對而白之沈
檀李真儒請直斬蓋恐鞫問之際渠輩交通之迹彰露故
也上允之於是國言喧藉言直軌之可疑不得已臺諫
更請鞫問上又從之廿岩記事慈教又以石烈弼貞罪狀下
諺教于朝廷恭者一閱而還納曰慈教不當忝涉於

國事願後勿為如此之教焉諺教還入之後無人得見而
諺教翻書之紙自何以出各司胥吏皆謄出傳示於其官
負其中有與賊宦妖婢交結者亦當有罪之語兵判宋相
琦上疏言慈旨不可不奉行羣小大懼以為慈旨所無
之言相琦矯誣臺諫初欲鞫問相琦終請極邊遠竄允之
後相琦卒於謫中尚儉設鞫之後不問同黨只加刑訊捧
遲晚正刑石烈弼貞飲藥自殺尚儉籍沒時有一丹子卽
渠之日記而中有自草備忘之語云於是羣小疑慈聖
東宮之戮尚儉等或由於老論之幹旋臺諫發啓以金雲
澤民澤李器之李喜之沈尚吉其餘不能盡記十六人蹤

迹陰秘為目而皆請遠竄從之按尚儉雖死豈無他尚儉乎况上疾漸瘳時輩有請或點頭或曰俞無一違拂者渠惟意所欲終至士禍大作宗社幾危焉時崔錫恒拜相見上瞻語發笑之狀退出之時獨言曰老論無罪矣老論無罪矣金演欲請上禫位議于諸宰一鏡真儒等大驚折辱之遂沮云錫恒知其如此而屠戮士類終始擔當可謂秉彝之心乎

丹巖記事

追報

十日大臣備堂八侍時吏曹參判金一鏡啓曰殿下私親生育之恩宜有追報之道下詢處之崔錫恒曰臣意則

別立祠宇祭享之需該曹封進別立稱號以重事體領相及原任問議節目商確講定宜矣工判韓配夏戶判金演承旨金始慶司諫李真儒持平朴弼夢等俱曰宰臣所達允合天理人情矣上曰依為之

十五日領議政趙恭者議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酌禮衆情無過無歉叶一時之物情絕後來之訾議云云

領府事金宇杭議頃年鄉儒之疏特降備忘辭嚴義正有以見聖上遵先旨抑情制私之盛意今日臣子仰體將順之不暇而反經之論忽發遑中至情會議是何舉也以殿下至德達孝卽昨以來未曾提起豈以事係先朝有

難輕議歟仍其舊祠豐其祭需備盡享祀之節以寓追報之誠繼先旨伸私情兩全而不悖立祠建躋非淺慮之所及傳曰待左相議稟處

鄭亨益疏斥追報

司直鄭亨益疏曰義之所在情有可掩欲報之心靡不用極事係先朝不敢追提今日廷臣何敢肆然煩請於殿下之前乎自內就其舊建之祠益其供享之節得伸私情無悖先旨而立祠稱躋自公朝而倡之祭享凡需命有司而供之具曰情理之不可已因念大義之有所傷竊恐有歟於繼述之道仙寢未撤玉音如聞而徒欲阿諛 殿

下不知嚴憚先王冀幸樂聞以圖固寵一鏡以下何足道而受先朝厚恩為今日大臣從而和附無一言半辭以先朝大處分不容撓改之意反覆奏達他日地下將何辭而對先王乎

政院啓曰亨益疏指斥大臣諸臣固有紀極大臣引嫌退去矣目今位著之間絕無行公之人昇席只有右相此疏未下批勢難行公國事因極 答曰知道

金一鏡疏斥金字杭

金一鏡疏曰領府所議萬口駭愕所謂昨年鄉儒蓋指趙重遇也 聖上頃下噬臍何及之教且舉恤典則隱然以

辭嚴義正等語嘲侮絲綸愚弄黼宸必以凶黨之撲殺重
過逼迫聖躬謂若大義理然彼雖老悖安敢乃爾 殿下
君臨一國則分義道理宜有追報於私親云爾則非有一
毫闕涉於先朝處分而強引所不敢言操劫上下者實向
者逆臣輩無君之餘套矣彼輩既殺重遇德惠志述誣
逼聖躬危言悖說不忍看讀彼輩不出於空桑其何敢
言必使 殿下勒絕所生之恩然後方可謂不反經耶至
於豐其祭需之說鄙俚無識閭巷匹夫活計稍裕祭親之
需不患儉嗇千乘之尊反以祭需之豐為追報之道乎惟
彼相向當罔極之日草一刳不足塞責人謂兩目失明

五情喪失平常道理有不可責曩時護逆之劄今日悖倫
之議乘機肆口判若二人手段豈緩君父急私黨而然哉
十六日禮曹啓曰左議政崔奎瑞以為負罪 先朝終身
自廢不敢獻議 傳曰更徃收議

宋寅明疏右鄭亨益

十七日說書宋寅明疏畧鄭亨益之疏遣辭過峻立意近
險而所主義理信合商量子無爵母聖人明訓則稱號不
當追加俟不貳廟禮經大防則祠宇不當別立我朝禮法
一洗百王之陋 宣廟之昌嬪 仁廟之仁嬪恩義之重
何間所生亦皆因其舊爵未有追加祭之私祠亦無別建

聖祖徽規所當仰法况事關先朝尤有別焉名賢之議亦有可監在公雖無崇奉而在私未必無享祀之所在昔因具舊牒則在今不必有追加之牒不煩外廷務盡誠禮於自內報祀之典庶所謂出於情止於禮義也豈不先於遵先之孝不匱之思乎惜乎人見不同禮義無窮乃以逞報私親為合於天理人情而未及思規行規志不得不悅為真天理正人情也伏願雖斥亨益之意毋棄亨益之議
崔錫恒疏斥鄭亨益

右議政崔錫恒疏曰亨益之疏不敢晏然殿下初服建號立祠情理之所必行了不關涉於先朝處分勒成罪

案必欲使廷臣不敢開口聖上不得措手是誠何心

韓世良疏斥黃一夏

咸鏡監司韓世良疏畧賊復之疏致殿下不安其位聖教非常世豈不安愚忠所激敢陳請討之章所論者聖復無君之罪所斥者昌集無嚴之語而啓迪輩不敢顯救聖復反欲搆殺臣身朝暮待死首尾三朔改紀之初特叙放還水部甄復才為數日北藩寵擢又及夢寐追聞左尹黃一夏疏又驅臣於罔測之科誣逼二字實龍衣凶黨餘論

韓配夏疏右追報

清息君韓配夏疏綱目晉明帝母荀氏為元帝所譴而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及其卒也追加豫章之封卽臣達鞏之言也別立第宅卽臣立祠之意也亨益祖述逆述之餘論欲使 殿下絕去天倫不以親待之至於大臣反經之論云者尤可異也滅倫廢經然後方可合於經耶殿下追報於私恩者初不干涉於 先朝而憑藉於不敢言之地以為脅制君父之計 殿下僅斬一兇述而復使兇述之徒乃敢張目云云

金演疏右追報

判書金演疏臣按朱書萬正淳問為君祭私親之義朱子

答以別廟又按春秋傳曰禮有為其君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然則伊日諸臣所達不悖於先儒之訓又程伯子之言曰雖專意於正統豈可盡絕私恩 殿下既承大統則是為我仁顯聖母所生若漢章之於明德而於其私親又豈有便絕之理也彼乃敢以 先朝處分等說傷我 殿下私情云云

朴弼正疏斥追報

十八日及第朴弼正等疏頃年咸一海書進所懷也 先大王痛斥之教昭揭日星向者趙重遇嘗試之疏出也 殿下特降備忘而遠竄緄回臺啓而訊問赫然明斷堅持

不撓今日在廷者專昧先朝處分之嚴欲累聖上遵先之孝雖出邀寵固位之計而不覺其忘先王負殿下之歸如一鏡輩之恃義趨利固不足責惜乎八侍大臣受國厚恩但知和附不思匡救四瞻明陵能不盡然

崔錫恒劄右追報

右議政崔錫恒劄亨蓋以三年無改等說為驅脅之資先朝末年許具封祠於私第璿源譜略王子名下禧嬪出三字此必仰稟先王而判行殿下建號立祠情理之所必行而了不干涉於先王處分云云

李真儒疏右追報

李真儒疏辛巳大臣收議曰賜以長生殿副件以生時品秩治喪依此施行判下今殿下別立祠宇令有司供進祭需未知於先王之道所改者何道耶亨蓋乃敢藉重於先王以為操坊殿下之計獨何心向者回章遷窆也雲觀相地禮官敦匠道臣董役先朝尚然况今日事乎一自改紀之後此輩嫁禍之計靡所不至亨蓋前疏尚不下批而汲汲投草脅殿下誣廷臣豈不痛心

金一鏡再疏

吏曹叅判金一鏡疏畧亨蓋弼正輩羣不逞誣先朝辱當宇陰欲為建德報仇之計又曰讓寧大君曾封世子

而太宗罪廢之惟我英廟及其沒也命立祠屋錫號至德祠今此立廟建號有何未安臣以出萬死不敢一生之志為君父殉社稷而四凶稽誅百邪含毒惡言醜說殆無紀極云云

府啓請鄭亨益朴弼正

二十日府啓趙遠命遂臣追報之論失志之徒把作奇貨亨益倡之弼正繼之項背相望出位跳踉請鄭亨益遠竄朴弼正削出

館學疏斥追報

生負李箕重等疏畧 殿下所居之位即 先王之位也

先王所秉之義即 殿下之義也若有違 先王之志悖先王之義者皆非 先王之臣亦非 殿下之臣也一鏡陳達諸臣和附泯然一辭今日之論只有數三臣而其言皆以為就其舊祠豐其祭享伸私情繼先志兩全而不悖曷嘗滅天理絕所生如彼徒之言扒河廣章註閨門之內一欵即槩之左契一鏡而專言不可過隆之義朱子之訓有朱氏之說何可為證而單行句語自甘悖經之罪晉明帝荀氏說配頁疏語綱目所載只是封建安君一條而目中記事宣有特書褒揚之意又有被譴元帝筭宅供奉等語不知渠何從得見敢以謹按起語繼之而特書自不覺其誣

同之歸若其璿錄云者當時掌事不能釐正之責不免公議之斥今乃欲藉重為口實以欺我 聖明云云

時館學將治疏咸推公為疏頭公曰此疏一上禍不旋踵不可不書訣慈親小違違座中或不無疑訝蓋尹志述酷被慘禍士氣沮喪人多規避大論故也少焉答書至有曰汝若死於義與定齋叔齊名則吾無恨矣時人莫不嗟歎曰有是母有是子公時年二十六晚休朴尚書奉尚之外孫也

政院啓曰朴彙登今立祠建誦情禮當然向來凶黨前既杖殺重過後又營護逆述使 殿下不得措手生負李箕重

百餘人一疏與鄭亨益朴弼正等一串貫來特降 明旨以正其罪云云 封章二十餘日竟無發落

金一鏡三疏對館學儒疏

二十一日吏曹叅判金一鏡疏曰臣謹奏一著 殿下日受侮辱餘波及於臣擗信承突亨益凶言依樣葫蘆者前有弼正後有寅明至於箕重醜辱便同駟儻 殿下含糊於是非之別隱忍於忠逆之分栢薇之簡銀臺之奏只以勿煩知道為言豈 殿下規模深遠範圍宏大自有運用造化包括天地人莫測其端倪而如臣淺狹不勝躁悶寧欲無叱 答曰人言不足為嫌

崔奎瑞議

左議政崔奎瑞在鄉獻議曰 殿下臨御數年必待諸臣之發端者有以見慎重之意諸臣既據天理人情為說猶不直加睿斷必令更詢於在野之賤臣尤可見慎重之中益加慎重推此以往又能參酌公私情義之分而無一毫過差之失臣只有欽仰 聖德而已 傳曰令廟堂高確稟處

趙恭者劄論祠號

二十二日領議政趙恭者劄 祖宗故事有可以傍照者在昔 元宗大王私親祠宇墓所追封之節今可援而行

之至於別立於禮無徵令禮官定其祠號以寓 聖上哀慕之孝思實合事宜 傳曰今姑置之

李明彥疏論追報

副提學李明彥疏追報私親天理人情所不容已殯字之上特加大字仍貫稱以某府大嬪別立私廟於皇華坊本第享祀依殯例舉行伏願下臣此疏速令禮官議大臣克定大禮焉

崔錫恒劄定大嬪號建祠宇

右議政崔錫恒啓明彥論追報以某府大嬪為是依此舉行本宮內營建墓所守護定十五名四時忌祭以殯例封

進上曰依為之

吏判李先佐疏爵號有私厚之嫌不如仍舊勿改云

時南人少論皆以張氏為奇貨必欲為張氏效忠而上於張氏事無所教令渠輩亦甚無味一鏡首陳進尊建祠之請事下廟堂久不決李明彦更陳筵席直請進尊為大壻別立私廟遣官致祭上曰止日祠廟既成而廟展謁之舉時早甚判書洪萬朝南人也上疏曰大壻廟奉安之後尚不展拜早由於此上始往展拜兩亦不降

焉
岩記事

崔濬疏請任敬施逆律姜世龜易名

前正郎崔濬疏曰任敬逆疏滔天之惡吠日之凶專出於其黨之指使故極力掩護二十一年尚違顯戮願施逆律志述絕母之論人倫之變怪而趙徵全碑之同聲和應者

尚不竄殛故亨益弼正相率投疏尤極無嚴齋儒之黨志述同恭者徵稗亨益弼正一併置辟故恭判姜世龜辛巳一疏羽翼眷宮褒以易名之典責以致祭之舉云云

大臣八對朴致遠等事洪聖輔無發落

二月初五日大臣引見時右議故崔錫恒以朴致遠等三人令本府稟處事陳達注書洪聖輔以無發落書出承旨朴彙登以依允為言相與力戰承旨朴彙登啓曰昨日入侍時朴致遠等事八侍諸臣皆以依允承聞注書以無發落書出無以適從注書推考指一明白下教如何 答曰勿為推考以勿煩書出此啓入於初六日此批十八日

始下

南泉記

大妃殿又下詔教於藥房領議政趙恭局不為圻見而封

還

初洪說

三諫臣原情

十八日禁府啓朴致遠供請對不由政院合辭實是公議故果與有龍聯啓以宦妾知名之說噫古人於枚卜之際必欲勿取宦妾知名之人者豈出於嚴隄防明取舍此所以初啓之中截取古語斥彼大臣之舉措不甚光明正大也况伊時事 聖上亦此疑惑許令覈治職在臺諫隨卽刺論以此謂之致疑於不敢疑之地則初非矣身所萌於

心宋唐介以緣宦奪通宮掖得執政等語大加論斥於文彥博豈以仁宗之有私為此說哉實出於愛君無隱之義故其時不以詰問特加容護如矣身無狀雖不敢如古人自處而第自我 祖宗待諫官自別未嘗究聞言根今若以妄觸之故輒令鞠問則適足以增一世之驚惑致國體之損傷此莫非矣身言行不能見格於君父之致所論既出愚見實無別樣言根云更加嚴問後稟處何如李重協供趙恭耆進對不由政院啓稟兩司仍葢合啓故矣身剖中締結交通不過與合啓所謂交通宦奪締結幽陰辭意一般云

魚有龍供趙恭者賜對之命先於喉院未稟之前聽聞疑
惑故果與朴致遠聯名論啓而宦妾不知名不過截取古
語以寓規切實無言根云、

判付觀此供辭可知其妄言再次嚴問有違待臺之道並
放送政院三司請寢朴致遠等放送之命更加究覈 荅
曰勿煩

許璧疏追崇伸寃私親

忠清道幼學許璧疏略辛巳之變尚忍言哉 先王以聖
人人倫之至成命既下 殿下以大舜出天之孝竊負而
不得也含哀之聖情祇勤孺慕延頸之國人徒增悲憐云

云臣與李明寅畧議封章請誅群凶重觸刑辟臣欲進不
得緘封在髓今 聖怒赫々乾斷决々向日愚弄操切者
沅放竄殛今日諸臣必賢至孝以致無憾宰臣陳奏之語
既多異同之議殘凶躑躅之漸更掉妖述之古終至商確
之廟謨不見考例之得當子為千乘之尊身抱九地之寃
置之黯黯伸暴無日如使緹縈聞之為如何

李德培疏右潛溥斥諸臣誣文正公宋時烈

清州幼學李德培疏曰一自 殿下誕生之初已有陰害
之計致祥師命窮天極地之罪 先王之旰洞燭凶臣時
烈敢引宋朝故事投疏於名號既定之後壽興龍翼迭相

沮遏者承望時烈之風旨也王法僅行於巨魁群慙益甚
謂天可警及至甲戌餘孽復張辛巳之事尚忍言哉 殿
下遭人倫岡極之變奎瑞楨翊凶徒之流視若恬然僻野
老臣憤忠抗疏至陳子母鹿之喻群狴齊起竟準投畀之
請自是春澤漸成之世白張大之且柳沆疏出人心皆悲
何也殿 下私親以殿下為子故遭此岡極之禍耳林溥
之獄不利二字凶集不敢諱而專事撲殺李潛則罄盡滿
腔之血請討向日之賊先伐其謀逆制其凶 殿下之得
有今日莫非斯人殺身保國本之力也願賊獨對中外洵
元老昇疾景像違 至於昨年曾請代理而極矣自時

烈至今日群賊一串貫來固當討必討之賊誅必誅之凶
而首蒙寵擢身居鼎軸者銳於私惡忽於君離敢收志述
馴致命均無君之心雖有間於凶賊絕母之心實無異於
彼此莫怪乎亨益弼正箕重接跡而起勤辱無忌也今日
懲討之典不但四凶為首凶烈為魁一併以逆勘律營護
者嚴懲抱忠飲恨者昭雪褒揚之云

院啓論許璧權牒徐命均李肇

院啓請許璧遠竄四凶合啓後玉堂兩司罷職不叙權牒
之為嶺伯時丁酉危疑之報適到於道內設場日多士以
封章罷場牒乃摘發首倡囚繫滿獄請極邊遠竄徐命均

敢以侮辱君父之賊謂之私罪謂之殺士請在邊遠竄吏
判李肇乃以權牒徐命均擬諸知申清望騎省華聯請罷
職 荅勿煩

吳斗錫疏

二十三年忠清進士吳斗錫等四百人疏曰辛巳獄情不
過設神堂也埋雀鼠骨也神堂祈禱保 聖躬也雀鼠宛
然非久物也江充造成木人安知不類也大臣崔錫鼎以
設有難赦為言設有二字明有深意秉筆李命世抵死爭
執叅判姜世龜引子母鹿之喻承旨申懷曰玉石區別崩
儒柳沆曰誣獄曰虛套林溥曰有不利之心京儒李潁解

溥疏而春澤謀害之跡畢露則先嬪之禍以 殿下為子
故也誤禮亂統賊時烈引宋朝不幸事顯有不滿之意辛
獄之漸作矣逆臣師命致祥并伏邦刑辛獄之漸散矣春
澤不利之心出於尹順命之招辛獄之漸畢露矣世白凶
言東彥凶疏竟致罔測之禍奎瑞重恭楨翊之凶疏先禍
先嬪矣賊臣昌集按獄而尹順命之招拔去不利東宮四
字與春澤和應之致也柳沆姜世龜則竄逐之罪諫拒直
之計也林溥兄弟撲殺之滅口掩迹之計也趙重遇托以
矯誣杖殺立已威鉗眾口之計也鎮商沮抑 殿下之望
哭待先嬪以罪人而絕子道之計也賊述倡起凶論憑藉

誌文陰罪先嬪之計也湖儒三千嶺儒累萬討逆之疏喉
司騎省從中担擔永蔽天聰不復開寤之計也啓迪則凡
為先嬪之疏一以竄逐杖殺為主惟恐逆節橫露操切
聖躬之計也聖復昌集頤命恭承健命之投疏陳疏謀移
天位惟恐究獄或伸欲除 殿下之計也宇杭亨益弼正
箕重寅明摠面接迹牢塞違祠置先嬪於罔赦驅 殿下
無母之計也盧世梓討四凶伸辛獄金灘斥以昌集門客
同君父塞言路之計也惟彼菴耆身居首席終無一言畫
宵揣量只慮逆米之不解也賊述之不救也究均之不進
用也

金興慶疏

三月二十五日右尹金興慶疏黃一夏論獄體之疎緩斥
薦剡之縱恣專出為春宮倦、之忠不卞是非泛稱搆誣
未知所搆者何事所誣者何語閔鎮遠請竄之論亦甚無
謂陳戎其君輒為訐揚終古忠直士之能免此題目者幾
希休戚之義引君當道則乃藉恐喝等語搆罪至重嗚乎
仁顯王后同胞只有重臣設有小眚細過固當優假以示
薦禮元舅之義况至誠惻怛無可罪而有可尚耶鄭亨益
之疏只遵先志納君無過罪責違臣語多直截被斥諸人
慙悚不暇而群起衆咻繼請竄逐敢以藉重 先朝為言

言之無嚴胡至此極魚有龍等放釋之命 聖旨有在喉
司繳還已極可駭居臺職者從而強請反汗導君父以訊
鞫言官取諛於時相之計則得矣獨不念 祖宗朝待培
閣之盛規乎

丹封奏請使狀啓

二十六日奏請使先來狀啓正月二十日引對時 皇帝
將奏本問於閣老馬齊等令太學士等集朝鮮使臣將王
病證詳細問明具奏二十三晚臣等率譯官等進詣闕中
閣老松柱內閣學士禮部尚書以下十一人列坐午門外
書出 皇旨問曰 王有何年紀係何病證病之形勢若

何嗣續之路何至絕望從前不曾生過或生而不育用何
醫藥 王之第只有延初君某一人或有諸弟延初君有
何年紀與國王是同母否臣等書對曰國王今年三十五
歲病證形勢已載奏本中而 國王自少多病氣甚痿弱
積年醫治廣試求嗣之藥終無效驗前後兩妃左右媵屬
一未有胎育此可見嗣續絕望之狀國王第只有延初君
及第延齡君已於已亥冬病故只有延初君一人今年二
十九歲卽 國王異母弟也 國王念疾患之深痼憫後
嗣之無繼爰舉 祖先奉第之舊規仰恃 皇上字小之
至德備陳血懇祈被恩典閣老又問延初君係何人所生

伊母在否臣等答以延祔君係是 僖順王偏宮崔氏所
生已於戊戌卒此則又問國王病患今方委頓耶對以
元無委頓之事臣退憇門外閣老使提督 問曰國王既
有病患則肌膚瘦瘠耶臣等曰肌膚豐碩元無瘦瘠事矣
此口大而聞不入於閣老騰奏二十四日晚提督吳德慎來傳諸閣老言
袖出清字小紙騰翻則書以延祔君幾何歲姿稟何如即
對曰昨已以二十九歲仰對姿稟則聰明孝友備載奏本
此言不入騰奏二月初三日始以駁議奏下旨十三日聞主客司
初做準稿而結辭則別無他語且請許封十五日聞儀制
郎中等以為諸王典雖係主客司而封世子乃本司所封

掌主客司之橫奪極為不當多設不好之言二十日

皇帝自灞洲還暢春苑二十一日聞儀制司奏改駁稿以
與例不符無容議措辭防塞二十四日 皇帝引見閣老
曰朝鮮奏本禮部防塞何以處之馬齊對曰外國情懇如
是切急惟在皇上 處分 皇帝即令特準今此所幹莫
重莫大之事而初幾順成中忽沮格畢竟閣老之善對
皇帝特許實是萬、喜幸

二十七日傳曰今觀使臣狀啓封典克完其幸曷已先來
軍官李彥之張文翼譯臣李碩材并為加資

睦虎龍上變

二十八日睦帝龍上變書曰賊有謀弒 殿下者或以刃或以藥又謀崇千萬古有國以來未有之賊也急討以安宗社事賊又賣東宮貽千古難洗之累名以安國本事

尚儉之謀既敗一邊人謀曰丹封若不成則因以除去若準請則將起大獄一鏡就商等任其謀日聚益昌家以隱語分三等之計乃嚴婦私弟之謂也皆謀東宮之計也一鏡預構告變書募凶人睦帝龍以待之及使臣先來至翌日使上急書以三手之說移作

文案帝龍青陵君贖奴能詩文善堪興者
移囚內兵曹設鞫帝龍供曰賊之刃者號曰大急于藥者號曰小急于刃曰卧手所謂黜號平地是遣白東宮邸下天人自然歸心故今為東宮而賊輩敢曰自其手出互相爭功醜言狼藉近日換局賊人自謂通於 世第乃

得撥局是亦醜辱之甚也賊名鄭麟重金龍澤李咒之喜之沈尚吉洪義人哲人趙洽金民澤白望金省行吳瑞鍾柳慶裕急討以正國法是白乎旆矣身粗解堪輿術往龍津上奉安驛逢着李喜之問先代啟福之地答其答云太白山或云咸興蓋以 聖祖墓山為渠發福之地已知為不祥人而又與論詩即落日詩也時國病方重辭意陰慘粹問曰汝亦知道甲術乎矣身答曰吾友有善為此術者名談慕者厥後往蓮池洞金龍澤家喜之憐重咒之等列坐皆願見談慕更問今世亦有荆軻其故者流乎矣身默會曰吾友固多此流矣憐重又問汝知白雲山人李恭華

乎此人鼓舞則玄鶴下坐見百里之外矣身曰恨不與此人相見憐重到矣身家適白望來形貞風神白哲軒昂憐重曰此亦俠客乎矣身曰此乃第一人其勇無敵憐重詳問居住而去翌曉到白家卒去經一夜白哥還謂矣身曰我昨日入於大縫橐中縫橐云者遊獄罪人以橐裹頭故也又言初往龍澤家則見好身手大喜曰吾輩平生初見目故勇力白哥曰主上病患日重如有不諱世無劉備乃書掌中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字義字而乃書掌中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書信字義字而白望書養字天紀覺得大笑蓋養字養叔之謂李相願也

之字也矣身注壘洞李天紀家天紀問曰白哥之勇果當大急手而渠言多結內人必行小急手其言如何矣身曰用何藥天紀曰銀子五百兩買得中原丸藥一軟即斃龍澤奮袂慫勸暗結白哥多賂銀貨以賊事為謀洪義人與天紀同隣以為難得之會闖入其中龍澤怒曰吾輩出萬死大事業在此一舉彼洪何人為梅花點耶喜之疑矣身之漏使沈尚吉押送全羅兵營矣身稱母病徑還賊輩大恐喉捕將李洪述將殺之天紀令李憲注僅得免之曰汝若書給一書以此質于龍澤矣身書給行藥間叅聞之事天紀執筆改五六字而其草矣身暗置袖中而來蓋小急

手結約之時隣重每蹙額有難色為龍澤所驅入是白置以刃者龍澤給寶劍於白望臨 國喪日踰牆行大急手是白遣以藥者龍澤隣重咒之喜之義人哲人天紀七人以銀給白望納池尚宮烈伊和藥行凶是白乎所此則庚子半年間事謀出者喜之作謔文歌詞流入宮中百餘句皆誣毀 聖躬之言且草矯制令內人池烈及宦者張世相臨 國喪乃下而首言不穀忝位中言廢世子為德讓君矣身目見是白遣趙洽以銀二千兩給白望及龍澤天紀圖為行樂之資又給烈伊及二英是白遣尚吉出銀二百兩義人出銀五十兩喜之出銀七十兩民澤出銀不與

矣身相面而賊望曰給於二英納於其四寸宮女李氏其同姓宮女白氏及池尚宮處畱成行樂之事矣身或恐賊人之暗結池尚宮曰白望面交於池女多般誘說終不遂其謀今日無事者實是矣身捨生周旋之功至於東宮辱名者云沈尚吉為宗簿直長以 先大王御筆開判事一番承顏於延祢君案前之後出謂趙洽曰吾以微意挑得乃心乃心者以祢字示邊乃字也金省行又言因徐德修私謁於東宮潛邸由渠成事云兩人互相爭功近日撥局事乾斷赫然宜無他人干預之事而况東宮仁孝出天吳瑞鍾柳慶裕合謀颺言曰東宮發怒於老論之樂殺李昭

訓出力翻局更招八南人云么麼奸賊從中造言貽此累名矣身曾以文字承芳樹餘蔭恩斯同極聞此醜辱心膽碎敢此上變事

鞫廳啓曰罪人所供指告人鄭獬重李咒之李喜之金龍

澤洪義人洪哲人李天紀白望趙洽沈尚吉金省行吳瑞

鍾柳慶裕宦者張世相出外內人二英拿來池姓尚宮烈

伊出付何如 傳曰允池承烈伊身故已久問郎尹惠教李明誼尹

聖時柳弼垣柳綏姜相胤

陸席龍者宗室青陵君奴也行傭丐乞而稍解文字家仍學風水之術稱以地師適交閭巷及士夫間東宮占在私邸時為營私親之奕幸席龍適行近郊用席龍所

丘穀田是席龍身致富時金龍澤李喜之李天紀洪
哲人鄭獬重李咒之李喜之金龍澤李喜之李天紀洪
什唱和而李願命之子咒之亦時於末席透日聚會相
與慮欲夾宦寺以番翻局守禦使密事覘察而多與問
希龍亦知之金一鏡時為守禦使密事覘察而多與問
招席龍而結交東宮門下人而與天紀等相親白淫
能規知時輩凶謀天紀等欲使白望上變時輩先覺之
故引他事因之金吾又李相健命自燕京竣事而歸時
輩只望奏請成大事不諧則乃廢東宮而屠戮建儲時諸
臣矣使事順成大事不諧則乃廢東宮而屠戮建儲時諸
上變言天紀等謀逆而逆節有三手一曰大急手直入
大內行刺客事也二曰求而謂廢立事也三曰入宮中行
心而此輩乃曰求而謂廢立事也三曰入宮中行弒逆
伸輩東宮而欲謀居之亦與渠輩同事云、陽若卞
時輩東宮而欲謀居之亦與渠輩同事云、陽若卞
疏承勿許之批仍出按
獄承勿許之批仍出按

白望鞠庭上變

時白望被逮見沈檀金一鏡在堂以手指而大罵曰爾等是謀害 東宮之賊而反謂我為逆耶乃以書告變曰帝龍之言曰即今少論南人謀害 世子而少論有緩峻之別南人元徽金一鏡柳慶裕沈壽觀吳瑞鍾相與議事先來出來當為舉事若不成事則因朝廷權勢移動 東宮若成事則吾當告變一鏡附合於南人沈檀主意謀害 東宮慈殿而一鏡不但無情意於 東宮慈殿雖 大殿將欲為事業云

白望沈勇有膽畧慷慨慕義氣翮有國士風金龍澤等愛其為人不為地處早夷之達儲之議望與聞

為從女弟入官充下陳由是得近耿光於 潛邸常有攀附誠是獄未起望已聞陰機伏於益昌家 帝龍又為所得知早晚必有變而賊勢已成 帝龍上變歎曰恨不斬此賊萬段人問曰子必無幸將若之何望以手指天又指其躬 日白望惟有一死報 東宮耳

東宮下詢辭位

是日初昏 王世弟下令講院衛司兼官入直王堂并引接文學李明誼司書柳弼垣翊衛曹夏奇副舉徐宗鎮入對下令曰大朝以鞠廳招辭下示而末端兩件事為余惡名數月之間遭此變怪不一而比之冬間不啻倍蓰負此惡名豈忍一時視息於覆載間乎冬間辭位之教為人所挽尚此蹲居故又有此變不知後又有幾許層境界也不

為早決更何顏歸拜 先大王於地下乎將欲辭位仍出
示疏草宮官等不為展視進曰么麼妖惡之言不必介懷
陳疏辭位亦為過重終不許千百下令無非刻骨之教而
哽咽不成聲惡名二字言、發之乃曰所達如此陳疏姑
寢宮官以師賓引接為請而退夜已四更矣

說語故春坊日
記不為載錄

明誼嚴飭院
吏勿出引接

大臣請對

二十九日 東宮下令曰肅拜單子還給講院陳達荅曰
決不可捧再達荅曰方在惶悚中不敢捧之三達臣等方
請對陳稟矣大臣以下請對對領相趙恭者右相崔錫恒戶

判金演吏判李肇礼判李台佐承旨趙景侖假注俞彦通
記事張斗周趙顯侖入侍恭者曰昨以回來使臣押去事
發遣都事而封典克完實為大慶歸綏渡江即為押去有
駭彼人聽聞母至灣上留待中路何如 上曰依為之錫
恒曰封典準請雖出 皇帝特旨而使臣周旋之力居多
去 宗社之慶何可達使之留待松都長湍等地押去似
好 上曰唯恭者曰今日上變事無非不忍聞之說亟請
設鞫矣皆庚子既徃之事今始發口固當嚴覆而 王世
弟以末端事有不安欲陳疏今聞朝臣肅拜單子不捧云
極難安而然也古有毋究梁獄之事下款事元非大段置

之勿問何如 上曰唯錫恒曰此後語涉 東宮勿登文
案宜矣 上曰唯恭者曰金一鏡以意外凶言出外待命
極可驚駭錫恒曰白望做出無倫不道之言必欲擠陷敦
召勉出使之行公恭者曰虎龍告白望白望告虎龍有若
互對者然白望末端之言極凶悖不敢忝坐矣錫恒曰開
釋無難安之端使之忝鞫似無不可恭者曰獄事非時急
而庭鞫過重移下本府何如 上曰依為之景命曰昨以
出外宮人二英捉來書給矣假都事李時擢喧擾差備門
外汰去何如 上曰依為之

時頌相趙恭者有病不能逐日忝坐左相崔奎瑞在鄉
不赴朝右相崔錫恒與判義禁沈檀知義禁李光佐同

義禁全一鏡終始按獄而設庭鞫初數日後白上設鞫
於本府且請事開東宮者勿問亦勿書文案甲辰
極後上教曰移鞫本府者欲任其意
鍊也勿書文案者欲置予黜黜之地

師賓客請對東宮

師趙恭者賓客沈檀左副李光佐右副柳鳳輝輔德鄭錫
三弼善鄭楷兼司書尹惠教說書李匡輔兼說書申致雲
李明誼洪弼恒詣閣請對 令曰方在不安惶悚中勿為
請對再達不許三達令引接于誠正閣縷縷達以不可辭
位之意 答曰予志堅定斷不撓改時以朝水刺退出恭
者更為八對良久允從

從說春坊日
記亦不載錄

白望更招三種說

四月一日白堊更指曰所謂舉事者欲害東宮也東宮必危而議論各異先來前危動者乃三種之說所謂三種者先來前欲危者先來後欲危者勿論前後欲別樣謀害者即三種計先來後欲害者少論中緩論之人在高位則趙泰者崔錫恒柳鳳輝李光佐李台佐也

敦諭領右相

於是恭者錫恒不得已迸出胥命承旨黃爾章啓曰臣奉密運來詰白堊取指時多舉朝臣名字而按獄大臣以不忍聞之說迸出待命初指逐金一鏡沈檀更指逐兩大臣欲令諸堂皆空獄事中撤情節函狡乞賜處分傳曰

所遭人言不必過引安心叅鞫事敦諭領右相

李師尚疏勉出按獄諸臣

四月初二日大司諫李師尚疏函謀逆節多出凶相之子侄按治之道不容少緩逆漢白堊本以凶黨勇士曾囚本府間睦虎龍之上變越獄僅捉而初指搆誣昨日逐一獄官今日逐兩大臣使獄事遷就亟下明旨敦勉大臣無招獄官無拘小嫌即刻開坐

金一鏡自明疏

知義禁金一鏡疏臣待罪金吾李弘述獄囚陸玄撲殺之狀畢露辭連者百姓一漢三變其名睦虎龍上變之時越

獄乃捕渠臣聞嚴治怨懟次胸庭鞠之際舉臣姓名勒加
凶言云、又曰謀弒君父踰牆入宮挾七塗廁五百金購
得中原丸藥之一軟即斃者分與宮人和之飲食乘喪矯
旨嚴為德讓君大忌手小忌手平地手隱誦作誦凶謀逆
節狼藉陰慘天下寧有是耶云、判義禁沈檀疏罪人侵
辱亦及於臣云、兵判李光佐禮判李台佐疏罪人亦舉
臣等之名不勝震驚乞命鈞敷并承批後即起按獄

申鉅疏論獄體

司直申鉅疏鞠獄初出金吾之臣出於罪囚之口迸出待
命而不為請拿移設本府事異常規及其開坐按獄大臣

又為待命未知曲折之如何而以承宣啓辭觀之緊出鞠
招可知一番卞正虛實在所不已而喉司培閣焚然爭起
不思獄體之嚴重只請敦勉而若罪人一斃援引諸臣卞
白無路在昔名碩枉被誣陷一卞卽脫自同平人非但重
獄體實出伸白冤枉而三司無一言爭執惟 聖明嚴加
譴斥以勵君臣之義下段請保護 東宮還出絡

李師尚請對請申鉅罪

初二日大司諫李師尚請對曰 臣於申鉅疏不勝駭痛彼
既侵斥三司則 臣當引避不暇而事關 宗社何可言私
遂啓曰嘻嘻申鉅畧無驚動於謀弒之凶逆乃以被告逆

堅之緩獄延死亂供為擠陷搢紳沮敗獄事之計大臣之
三司一筆句斷欲空國乃已便一白望請減死島置上
曰依啓 又啓大臣諸臣多出逆囚亂招沮戲鞫獄了當
無日卽為命招按治設有如許事切勿引嫌繼此陳疏者
律以護逆承旨黃爾章曰此言節、皆是必賜允許

領右相聯劄自明

初三日領右相聯劄曰臣等受兩朝不世之恩區、寸丹
天日下燭逆囚死中求生之計蓋是為白地誣逼而重臣
乃以虛實為言有若可以對卞而知者痛惋之極只欲無
生乞命鑄逋勘臣被誣 荅曰業已昭釋豈有難安之心

即起叅鞫

禁府啓金龍澤拿囚申鉗大靜縣絕島園籬安置鉗時年
八十三人莫不壯之甲辰宥還

崔錫恒請對勉出一鏡

初四日右相崔錫恒請對入侍啓曰領相與臣同來隔症
猝發故臣先入對雖是死囚亂招指亦是何等地臣敢復
以冠帶更叅鞫坐而今蒙開釋而一鏡亦何敢不出乎白
望則更無可問直與帝龍面質宜矣 上曰依為爾章曰
自今後問目外勿為載錄雖有更侵獄官不得引嫌事申
飭何如 上曰依為之錫恒曰至於敢藉不敢言之地臣

子豈以乱招而敢不書乎 下教定奪可以放心為之爾
章曰此後局外人上疏論獄者一并退却可以究竟矣
上曰依為之

文衡圈點

十一日大提學三點李光佐柳鳳輝金一鏡二點姜覲李
師尚一點趙恭億

誣案

十二日直長鄭璘重堂峴行刑 年四十九掌中書字事
李恭華印紙聚銀事小忌手盛頌事登極後棄官事知情
不告遙此後承款云者皆一鏡指意或以問目成案或動成於已絕之後

十三日白望刑八次杖死 年三十九大忌手小忌手平
地手事李喜之歌詞事張世相矯詔事金龍澤家掌書事
中原凡樂事龍澤所贈室釧捕廳搜納事六寸宮人墨世
酬酢事銀錢搜得於二英移歲處事席龍言鑿，有據而
一無下破只以無據等語泛然為辭

捕盜大將搜得一釧於白望家席龍見之李去曰此則
敬為行白之也首也然釧樣與搜得前席龍所告者懸
殊且其釧短且鹿柄折刃齒萬，不似而一鏡以為真
得白兇拷訊白望白望即席龍所告以壯士將行刺客
事者也望不服而斃
於杖下 丹岩記事

主簿李天紀刑二次杖死 年三十九三手事掌書事凡
樂事席龍所納手札凶書事扇簡使老味傳於池烈銀貨

使處石給於白望事送李憲脫帟龍事諶欲事不能先為告變云

天紀自以宗戚之裔常依王室之憂金用澤受密托送相與感激倡勸同志贊成廟堂之大策係聖躬皆其彌綸之力也鍛鍊羅職而不屈與龍澤十一日殞絕十三日併成遜晚拒逆是日併稱遜晚物故一鏡據臂連坐謂之受款而不自呼之同義禁李正臣曰吾輩皆經外官者尋常殺獄不得加減於罪人之口君之所知也鞫案何等重大而不知是得無獎乎一鏡怒叱之且謂曰國家大事爾何知之乎爾真大才也正言怒而出

士人金龍澤刑八次杖死 年四十三三手事聚銀貨事掌書事贈劔事急勸行樂事諶欲矯詔事

鞫廳大臣請對

鞫廳大臣以下

檀一鏡重茂正臣錫恒爾章禹夢善長

請對入侍錫恒曰承

服罪人金龍澤遜晚取招後未及結案而徑斃籍沒等事自當依律舉行而行刑一欵極為難處臣意則雖未正刑於已斃之罪人恐無損於天地之大議大臣稟處 上曰依又曰白望以逆魁大小急手無不擔當情節畢露於凶人之招所謂短劔龍澤以出給為言白望亦以受置自服所聚銀貨自鞫廳已為搜得問於白望則亦不能隱諱特不言用處遜晚取招終始拒逆其身雖徑斃贓物現捉之後決不可置之取考庚申前例李台錫趙醒終不承欵而以逆節昭著議大臣有緣坐籍沒之教李天紀謀逆情節既已自服而遜晚拒逆亦以徑斃况天紀二度書札既已

現捉陰凶情節又已自服緣坐籍沒似當依律舉行而亦
議大臣何如 上曰唯一鏡曰 仁祖戊辰逆賊李緬元
閔澍凶忍不服而死議大臣追刑屍身已為推去而發遣
都事取來正刑白望凶兇現發銀錢被捉又使二英探問
關內動靜之狀皆已自服大小急手行凶陰謀畢露無餘
特未遙晚緣坐籍沒大臣才已稟定臣意不可不正刑磔
屍亦議大臣何如 上曰依為之錫恒曰瑞鍾省行與逆
賊元不相關當代此獄收殺別為稟處上變人則鮮柘何
如 上曰唯又曰事闕 東宮者勿問事領相既已定奪
故關係 東宮者不入推案矣爾章曰追刑一款誠如一

鏡之言弼夢曰何可不行磔屍之典乎檀曰追刑事雖當
然而終是法外 仁朝祖先朝則皆以特命矣弼夢所懷
聖復事即今逆獄畢露無餘所謂三手聖復已知之矣渠
亦欲行三手之計三手不售之後受喉上章緬有聯劄到
此逆節彰著之後何可靳許乎 上曰勿煩弼夢於勿煩
之後縷、更達一鏡曰三手餘計為聖復為聯劄皆出權
凶門墻今聖復偃息自如何可一向靳許乎爾章曰方請
鞫問而晏然在家其縱恣無忌可知云、 上曰依啓爾
章曰今承允從慶幸何勝錫恒曰白望金龍澤李天紀等
雖未及遙晚取招前後原情一、抄書出於朝報使中外

昭然知陰凶情何如 上曰惟

領右相收議白望追刑李天紀金龍澤籍沒

十五日領議政趙恭考議龍澤天紀既承款施以逆律固無可論逆望則雖未及承款鈔貨俱實探問闕內動靜之狀亦已自服大小都在渠手即是逆魁急手而忍杖徑斃宜施戮屍之典以泄神人之憤而論以法意恐有後弊不能断定云、

右議政崔錫恒議龍澤雖遲晚未及結案天紀雖承服未及遲晚白望未及承服而徑斃到今追刑有違法例至於緣坐籍沒等事依李台瑞趙礪例施行云、 領中樞金

宇杭左議政崔奎瑞在外依領相議施行云、

政院啓領相議上款戮屍洩憤下端慮有後弊何以為之

依上款施行

佐郎沈尚吉刑五次軍咒寺前行刑 誣案年四十五國家病患方重平兵未差銀子一百兩扇子五十柄給李天紀盡送池尚宮家矣身雖以圖爵出給此輩用之締結宮禁矣身難免出銀締結之罪遲晚 尚吉被逮以挑得乃心之語發問威刑以劫之尚吉不卜其日月之差爽但曰此豈北面於貳極者所可道耶遂不敢問終以為叔留爵之語瞞捧款辭於垂絕之際尚吉子沈載堂峴處絞

十七日進士李喜之刑七次杖死

兩司請對合啓四大臣按律

大司諫李師尚掌令李景說獻納尹會持平朴弼夢請對
啓曰四凶通天之罪可勝誅哉陰喉賊復闖進嘗試之計
遽擬庭籲急投脅迫之章凶謀逆節畢露無餘變書上聞
凶魁子枝叅錯牽連或刃或藥排布已成而其中願舍逆
狀已著劉備有無屬意於問荅之際掌中書字結約於隱
密之地書以為識陰示推戴之意所以天紀之悟覺駭笑
而憐重之不可不吐實結案者也噫此賊以師命之弟恐
國次骨畢竟魚肉常所自知倒行逆施固其所蓄三十年

醞釀禍機只為今日篡奪之計則豈容一刻假息以貽
宗社罔測之禍請罪人願命亟命拿來依律處斬依啓又
啓昌集亦以大奸巨慝凡係動搖 國本謀危 宗社之
計無不主張平生罪惡固難毛舉而今此逆招緊出者若
非子非孫卽其姪親門客也况其子濟謙預慮虎龍之上
變陰喉弘述至為撲殺滅口之計則其畧不軌之狀掩諱
不得且憐重何等凶逆而頃於斬點之日敢請陛遷至再
至三同情謀逆極意吹噓力沮告廟劄請節目之外事、
物、何莫非難貫之惡逆而今此締結姻黨指導子枝逆
節層加端緒綻露若令老賊一日容息必貽 宗社一日

之憂請罪人昌集亟正邦刑依啓又啓健命以願命之從
弟昌集之血黨重之以奸毒暗慝之性常懷惡慝陰畜異
志協同三凶情節綢繆前冬非常之教為今日臣子者孰
不沫飲而健命獨何心腸恚恨傳旨之請收移鋒急擊
憤怒諸宰之抗爭恣意叱罵割請節目脅迫君父頃於奏
請允价也周旋竣事臣職固然而做成兩媵之說誣及
聖躬罔上不道之罪固已難貫族黨姻婭今又緊衆於逆
謀况其平地手主張之賊近出子侄掌上字推戴之計一
門內事論其負犯實是覆載間難容之賊恭采陰譎為心
濫猾成性平生伎倆惟以御下蔽上貪權樂勢為第一義

實元載路岩之類頃歲畧示崖異於三凶打成一片綢繆
投合叛棄君父頃當逆復之投䟽忽有非常之下教措紳
輿僮奔走呼泣冀得反汗而恭采權辭閃弄面瞞諸宰峻
塞庭籲之請協同三凶迭相和應乘夜上劄請定節目惟
恐事機或誤於呼吸之間君父一日安於其位陰凶之情
反逆之狀與三凶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况今凶逆之變發
於肘腋辭連之類罔非血黨心腹則恭采獨安得一日容
息於覆載之間諸罪人李健命趙恭采并按律處斬勿煩
又啓徑斃三逆之或否臣竊訝惑未承或戮款之望獨正
邦刑既承款之澤紀尚不加戮王章偏廢輿憤俱激請並

戮屍依啓又啓李弘述撲殺陸玄情節畢露疑帝龍上變
期於杖殺天紀密遣李憲費辭緩頰有何切已之慮必欲
剪除以絕發告之路耶况手握重兵密締群凶陰謀秘計
無不貫通備忘中陰懷不測之計至此益驗罪犯惡逆決
不可委諸金吾請移送鞠廳依啓又啓洪哲人名出罪招
金吾郎及捕校登時馳到其父彦度敢欲隱匿以為方往
義人謫所使金吾郎虜往明川哲人潛匿渠家晝伏夜出
交通凶黨日久自現情狀凶秘亡命一欵添問目嚴刑其
父彦度亦令拿鞠嚴問依啓

又啓金濟謙金民澤李兕之俱以凶孽之子支黨親連蒂

勢焰擅生殺之權渠輩情節虎龍與知故慮其上變與弘
述綢繆謀議則行凶情節到此難掩民澤則聚銀叅謀既
著獄案言必稱致仲事必咨致仲之說狼藉虎龍之招致
仲卽民澤之字論其情犯實為主魁濟謙民澤請並拿來
與兕之一體嚴鞠依啓

又啓逆賊獍重只施知情不用拏戮之典失刑莫大請依
澤兕例夫賜勘斷依啓

又啓賊復一疏實為聯割嗚矢鉤問之舉不容少緩而大
獄未完成命尚稽奸罔未破輿情益激亟命鞠廳按覈正
法依啓

兩司以兩大臣處斬正刑屢萬言六次勿煩夜深後弼
夢曰宗社危亡迫在朝夕推戴之賊尚逭王章諸賊雖
已囚治安知無他白望乎宮城扈衛亦當為之若不得請
決不可退始下依允弼夢曰宣傳官金吾即眼同下去洛
路護來李頤命如适變時云云 上曰依為之

是夜五更
傳曰李頤

命拿來時宣傳官持標信出
去與禁府都事發軍拿來

領右相請對

十八日領相恭耆右相錫恒請對恭耆曰昨日兩司請對
時李頤命處斬金昌集正刑啓蒙允矣兩人罪狀無可言
者而直斬正刑非法之事頤命掌書劉備等語不但告者

之言憐重亦已自服而其時其人在藥院此乃無狀子弟
之所為其父之知不知亦何可知不為請拿者姑無干連
於其人之語欲待獄完仰稟 處分矣錫恒曰掌書劉備
等語乃及於頤命者臣以為上變之言不可盡信只以書
字請拿不可故欲陳達而處之矣臺啓先發至以推戴篡
奪為言昌集門生未知為誰子若孫乃指濟謙喉弘述事
而初不出於變書席龍招無端及之孫省行事與逆不干
矣恭耆曰省行事有異矣錫恒曰凡逆獄雖匹庶必拿問
得情然後結案取招矧此兩人 先朝舊臣曾經三事陰
凶情節果如臺啓則拿來鞫問推得謀逆之狀決案取招

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而今不問情犯之如何不待自服之爰辭直加極刑此何舉措乞下兩人於鞠獄依法按治待其輸情夫施典刑恭耆曰臣非愛惜其人不問直斬三百年所無錫恒曰所關不輕而重矣黃甬章曰大臣承下教後可退以法言之允從為好 上曰依此為之則好矣錫恒曰臺啓以三逆不為拏戮濟謙民澤不為請拿大加非斥龍紀雖服而不結案憐重只有掌書一事濟謙一出於虎龍招民澤徐欲請拿矣始言如此豈無按獄之失恭耆曰臣亦何晏然請皆被罪 上無譴落兩司請對時師尚弼夢力言大臣所達藥院云、之非且三百年所無

云者全然爽實以仁弘處斬為證兩大臣直加正刑處斬再三陳達連以勿煩為教合啓李健會趙恭采事勿煩

追刑

十九日士人金龍澤主簿李天紀屍體軍兇前路追刑金

大材龍澤子也自現堂峴處絞龍澤仲子遠材年十四將年滿

之殺言
蓮癘死

金一鏡疏鍾巫冀顯斯高

二十日吏曹叅判金一鏡疏畧逆者天下之極惡人類之最凶行凶肆惡不一其謀半夜懷刃有如魯之鍾巫食中置毒有如漢之冀顯乘喪矯詔有若恭之斯高雖然斯高

未有冀顯之惡冀顯未有鍾巫之犯通萬古之逆未有若今日逆黨也賊臣頤命之徒心懷異蓄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子弟姻黨鬻權賣勢妖人劍客出沒門墻紅袖黃門結為心腹動靜伺察於內間威福擅行於中外罔叅論列亦皆有微矧今急變上聞逆豎就鞫約誓成於血黨賄賂行於密地旁緣谿逕潛蓄不軌者苟非願集子侄若孫孽皆姻親門客凶言逆謀狼藉文案初既無更問之端今何有可究之情急遣金吾卽行到所遇之地卽令蒞斬揆以法度允為得當若以渠輩所忝之位言之名曰大臣拷掠之刑法例有拘平問之下輸情決難未知大臣思

及乎哉至於在藥院不與言之言亦恐駟不及也

趙洽誣告

趙洽刑三次

其時鍛鍊屢旬被逮者無一人得免而終不得
朕無知乃臨以貸死製給凶供使上誣告曰行藥一欵徐
輪欵而一襲肅龍變書而益張之

德修金民澤金省行主張之又曰聞李正植之言聽故事不成德修省行等更聚銀貨蓄得代理備忘記於內間與將相議扈衛宮城以防一邊人之攔入拒塞疏章而扈衛之謀李兇之實主之又引鄭宇寬金昌道李正植徐德修尹慈李宇恒趙松金時恭柳就章金盛節李尚龔洪啓迪金民澤八其中

領右相劄

二十一日領相奏者右相錫恒劄曰願集二人罪狀雖在
因赦不鞠徑斷有違法例更思之曾經三事之人施以拷
掠有所不忍遵先朝已行之例取盤水加劔之義參酌
處分似或得宜 荅曰劄辭儘好勿施拷掠之刑

追刑

內官張世相杖死死後結案自世相始二十二日軍兇前路追施極
刑 誣案謫歌矯詔令池烈及矣身乘喪乃下帝龍發告
且言李守恒所聚銀二千兩趙松中間偷食矣身無驚動
之色上年搜局扁龍問 主上猛烈矣身荅 國家處分

豈盡出於乾斷酬酢是乎徐德修金昌道李正植鄭宇
寬相議行藥之事於矣身是如趙洽又為發告德修與之
相親此輩喙無不可為之事行藥事出自白望入送矣
謀逆的實問目辭緣違晚云

政院啓盤水加劔

二十二日政院啓曰相劄有中路後命盤水加劔等語
批旨以勿施拷掠為教今奉 傳旨何律舉行 傳曰加
劔領右相劄曰加劔二字不過泛引古義而已若遵已行
之例云者持賜藥之意下語不審以至於此 荅曰劄請
宜不可施

二十三日直長洪義人杖死刑四次桁楊楚毒之下神氣
整暇不復一言威喝誘脅無所不至乃嚙舌以明不言府
卒至有流涕者曰朴應教後未之見也

朴弼夢䟽

二十四日持平朴弼夢䟽曰兩凶致法初下處斬正刑之
命又從大臣之言有拿鞫得情之教又因政院啓稟有加
劔之命又因大臣劄有賜死之語依施之教又因禁堂所
達有正法之命終下判付罪止賜死一變再變至於三變
始閣執法之論乍允乍寢大臣原恕之言隨請隨從處
顛倒失刑莫大宜從最初 處分以嚴討逆之典云、

賜死傳旨還收

二十五日 上親行祈雨祭乘玉輜時備忘記曰 先朝
舊臣一時賜死心有所不忍近日 傳旨還收減死圍籬
承旨金始煨南就明啓請反汗 荅曰勿煩 宗廟前下
輜時大諫李師尚獻納掌令慎惟益等請尹會對合啓請
寢減死之命 荅曰勿煩政院啓姑待始啓收殺舉行之
意斯速分付於前去都事如何 傳曰允
二十六日 䟽決時減死備忘還收事 榻前下教
鄭珀堂峴處絞鄭璘重子也

賜死傳旨

二十九日前領議政金昌集賜死于星州所到處 賜死
傳旨金昌集心懷異苗手握國柄醞釀禍機三十餘年子
任族黨鬻權賣勢陰會雜流羣聚門牆締結逆宦營求凶
險今以趙洽招觀之指揮門孽攔用銀貨惡子妖孫交通
內外恣為凶逆情節狼藉向者凶剗罪實通天無君不道
有浮冀莽一毛一髮莫非惡逆亟令泣斬中路 時閔鎮
遠謫星州就訣言笑自若顧謂鎮遠曰吾平生事業惟定
策一事可無愧於歸拜 先王矣 東宮苟安死亦何恨
因命酌酒論古人殉節之事都事趙文會卽靜庵後孫催
督甚急乃書一絕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忠先賢此句

語悲絕古今同蓋寓意也

三十日前領府事李頤命賜死于漢江所到處 傳旨李
頤命陰懷將心久蓄異苗妖人鈕客出沒門牆紅袖黃門
結為心腹動靜密伺於內間威福擅弄於中外陰謀逆節
隨事彰露矧今變事上聞逆豎鞫問約誓成於血黨貨賂
行於密地因緣谿逕潛畱不軌苟非子侄孽皆姻黨掌中
書字名八推戴三手餘謀流為凶剗惡逆如頤命尚安敢
戴其頭一日假息亟命泣斬中路 賜死都事中路交違
遇於夫於峙還為轡去江邨而賜藥公執鳳祥手曰國不
亡則幸矣吾死無可悲矣了無幾微色後 上問鬚白大

臣安在對以已卒 上愀然曰是嘗愛予聞者益悲寃
禁府啓金時蕞

五月初二日禁府啓卽接成欽察訪黃啓庭所報罪人願
命減死還叔急關飛傳之際到嶺猝遇一兩班車自稱願
使不得直路作行私送迺路莫重 王命以致稽滯請拿
問嚴覈以正其罪云、 傳曰金時蕞拿囚

時蕞被鞫供曰驛卒取路湖南而李頤命實由秋風嶺
來指示嶺路非為迺也苟見闕文而所到處賜死之命
則人情豈忍詳知來路而使之徑死路傍乎凶徒不聽

勒施拷掠而不屈

備忘記因旱災命放獄囚

備忘記旱災至此民事渴悶囚遷就極涉未鞫安刑推獄
囚減死定配其餘獄囚放送政院啓遇灾恤囚前後何限
而逆獄則未有徑先放釋之舉敢奉承 荅勿煩

領右相禁堂請對稟逆疏決

領相趙泰耆右相崔錫恒禁堂沈檀金一鏡柳重茂金重
兇大諫李師尚司諫李濟獻納尹會正言李真淳鄭壽期
執義徐侖遇掌令慎有益李景說玉堂朴弼夢趙遠侖尹
淳承旨黃爾章請對入侍時大臣以下迭陳逆獄放釋前

古所無決不可奉承請還收初無發落三次陳達 上曰
唯錫恒曰洪哲人與其兄義人深入逆招而哲人無他執
捉發現其義人既死今無盤問之端減死定配何如恭者
曰自現異於亡命致斃則過矣一鏡曰其為人癡騃不足
責矣檀曰大臣之意如此依此判付如何 上曰依為之
又啓李尚健別將偽造帖一款終不吐實而設令承款元
非死罪幻術無驗別將偽帖見覺而已遠配宜矣 上曰
依為之恭者曰李三錫既已直告亦無可問放送如何
上曰唯又啓趙聖復二次刑訊終不直告似當加刑而此
與逆獄有異渠雖無狀職是臺官一向嚴問終至徑斃則

決非聖世美事且閔後弊今如叅酌絕島圍置何如 上
曰唯又啓曰李兕之刑二次雖曰直招半吐半吞語不成
說更加嚴刑得情如何 上曰唯兩司又啓以鞠獄未收
殺之前不可徑先酌處姑為仍囚以待被拿諸罪人畢到
更無辭緣然後酌處方為完備金濟謙金時恭今姑仍囚
待李正植等拿來後酌處何如 上曰依為之

鄭宇寬更招上變

初三日鄭宇寬更招上變告曰內官崔泓朴載元金九俊
金夢相咸熙春與尚儉同黨而泓為謀首石烈稱養女八
番則九重宮闕任意出入共為凶謀出外則尹就商元徽

沈益昌等謀議交結出入宮禁之巫女給銀貨數千兩締
結石烈買毒藥給之上年十二月間鴆毒 大妃殿謀害
東宮自內族覺儉烈死後更為設計又使巫女給數千兩
銀締結內官崔泓謀為南人翻局京外合勢動兵廢立為
計因帝龍事 國家紛紜不得成事當未久變出者恒大
懼匿不敢獄隸竊議頗泄於外

出外宮人二英軍咒寺前行刑

刑五次

誣案曰白望以趙洽

銀二千兩沈尚吉一百兩洪義人銀五十兩矣身納於宮女
李氏白氏沈尚吉行藥帝龍納招白望給欲見墨世故要
使相見白望與池尚宮相親矣身每以酒壺入送池尚宮

宮處及其子昌貴白望佩囊有黃色丸藥常時秘藏不令
見之故矣身不知幾丸而白望親給池尚宮事

府啓續永貞行

初五日執義徐侑遇啓曰嘉賊拿來都事到灵岩郡守文
德憐袖中出示本郡罪人洪錫輔小札喜賊文書中謔書
一張詩稿一張懇請出給發行也錫輔追送僦人要使出
給謔書即喜之母書詩稿喜之私作續永貞行也錫輔初
無同情何由與之請拿覈喜賊作歌誣毀 聖躬潛畱廢
黜頑忍徑斃未施懸街之典至於續韓詩永貞行憑藉夢
寢矯誣在天之靈污蟻 聖明至此 順宗之昏亂蓋

順宗風瘖不能視朝任文之黨恣弄威福今此賊顯以
聖明之清化歸之永貞之尸位其中傀儡索絕露真面之
句轉益陰凶蓋以傀儡擬之不敢擬之地索絕比之兩窟
露真面三字尤極絕悖所謂傀儡假設人面弄以繩索繩
索絕則真面自露其意以為向來處分皆不出自 聖躬
兩窟死後莫掩本色之露也至於夜作詔書朝拜官昔聞
永貞今還有之句語意陰慘綻露無餘况其母書以事機
垂成有若謹喜四月旬後自有好道理云、苟非三手凶
畱布置已定家間婦女稔聞而習知則何至登諸謄書指
期明定乎詩語母札渠亦無辭至曰 順宗亦是仁孝有

德之主其母與妹隨卽自裁請逆喜孥籍不允喜賊及錫
輔事依啓

辛丑冬間陵寢卽徐宗一齋所得異夢未幾尚儉等事
覺伏誅人傳異之鄭璘重作古詩一篇以記之名曰續
永貞行蓋言凶黨挾宦妾而稔亂陟降默佑罪人斯得
俛鬼既去凶窩自露也詩曰十二月朔歲辛丑明陵寢
卽眠虛牖忽瞻 先王御宝座羽儀肅，排左右傳呼
大臣又連催中使如風穀在口但見顛倒數公入依倚
不辨誰與某玉音如鍾響殿陛宗枋將覆卿知否諸公
求退去何之孽豎作逆誅宜厚殿上殿下火如晝衛士

高鳴千雷斯吼，湏門外懸兩頭。傍人指言黃門首，國有大變越七日。黨禍忽如漢北部，蠻荒窮髮魑魅喜逆豎。群奸蚯蚓糾夜作，詔書朝拜官。昔聞永貞今還有，孤鳴梟噪無不如。賜眩跳踉更指喉，長虹爛白貫太陽。德星錯落依南斗，鶴駕蒼黃欲出門。宸詔三宣泣，聖母宮闈事秘。雖莫詳，蓋聞急變生腋肘。勢焰如山邁客魏，根蒂已深難力取。一朝驅除何神速，此豈人為即天誘。魂迷不敢肆毒螫，窘迫若有神相守。翠眉宮妾未洗粧，香帕裹頭哭出走。倏忽雷霆一蕩析，先靈默佑誠非偶。傀儡索絕露真面，魍魎日照求幽藪。閻禍從古國已亡。

漢唐在前，皇明後未聞天討赫若斯。宗社於戲億萬久，誰家女巫新禳神。鬼春夜藁歌街拊缶，蓋以傀儡喻群凶。索喻儉烈索絕露真面，喻儉烈敗露陰謀盡著也。耆輝等恚之，喉命遇自以已意註釋詩語，以為喜之所作。喜之惟卞詩語之不然，終不卞詩之非已作也。喜之妻鄭氏絕命詩曰：賢相譽士皆冤死，國之危亡在朝夕。君子逢禍亦非罪，誰送一詩更媒孽。若其自作誠難道，如何至死終不言一命之絕。足未惜，惟君孤魂為無主。踈親願我皆可死，此雖無恨悲可知。收孥籍產并啓允七日飲水續斷腸，未久留生應無功。身邊有毒藥。

寄自我心四藥頑命終未絕一夜三絞亦不死姑夫靈有
知今夜願速死長、夏日且不食願欲飢死靡得死父
母兄弟隔他鄉九原臨設不復見六月四日雞鳴時題
罷血書向江水前日此身貴如玉今日臨死誰復問強
兒從此無依賴瞑目重泉抱至痛遂投水死後舍旌閭
進士李咒之杖死 刑七次咒之清踈恬靜貌如心其不
類坐垢中人士林比之如玉樹瑞蓮被逮與帝龍對質帝
龍不辨為何人三質皆然施酷刑不以屈聞其父遇禍為
文告哀曰父死子莫知子死父莫知有罪無罪子丹
忠昭日歷千古而炳、戎子續經史及程朱書勿赴科舉

遂死杖下顏色如生而可語

鄭宇寬再上變

七日鄭宇寬再上變

真淳請推訊
夜分又捧拓

告曰矣身當一一發告

而今堂上沈檀金一鏡則益昌謂之魁首故不敢發告是
如乎上年四五月間世相家矣身及泓三人酬酢世相謂
泓曰尹就商臺諫請罪時別判付汝何表、為之泓曰吾
亦知就商而俞尚宮數言之故為之世相曰俞尚宮何以
知就商泓曰就商廳直徐昌斗之母出入闕內巫女米屢
房故與俞尚宮相親請于尚宮有此為之上年十月晦間
尚儉卒矣身注益昌家益昌謂矣身曰吾輩相議事聞朴

長番言必知之矣身曰果聞知矣益昌曰果如意令君亦為之尚儉曰必使此人識面於元徽益昌曰元兵使非久出番君可舉來十一月初旬間矣身尚儉同注沈家則元徽果來矣元曰吾聞沈言已知曲折謂尚儉曰今番八番必下求言備忘儉曰當依為之所議事與尹大將相議為之元曰尹大將所用銀子已使巫女送于闕內吾家所出銀七百兩沈檀所出銀五百兩送于泓慶尚儉曰吾家所出銀七百兩內二百兩使朴載元給石烈吾輩盡力但恐尹大將虛踈元曰尹大將兩番判付已知尚宮之志尚儉曰藥則自尹大將所已傳於俞尚宮耶不然吾欲送於弼貞

傳於俞元曰此事勿憂蓋毒藥不知買取何處而十二月搜局後欲行凶自內發覺未及成事石烈弼貞自服而死崔泓說道故知之十一月晦間矣身與徽儉會益昌家徽謂尚儉曰尹大將所謂事已謂俞尚宮善為之君輩必先周旋吏判則必以沈檀為之金一鏡為䟽頭叅判除授訓將尹就商應為之平兵必以我為之益昌曰令公為摠使可也何必平兵元曰吾為平兵事可着實尚儉曰有何好事元曰當此時吾為平兵尹為訓將以防他變彼令公亦西關人吾新通寧邊習知西土人心雖欲動兵亦不難吾必欲為之尚儉曰時勢未可知令公意甚好某条畱之徽

曰初六日若果成事吾欲辭朝而勿發行留門外沈曰初六日更必無違繡之理必須待而發行元曰稱病留江村知六日事而發行云、四月初四日為南人機局事段矣身自尚儉變出後不往益昌家二十日始往言及畏約不相往來之由且言近來老論還入之說有之吾屬豈不危益昌曰此則無慮就商為訓將五商為禁軍別將元徽為平兵沈檀一鏡相議欲舉大事可無患矣又曰汝見崔知事乎曰不見耳益昌雖以論為徽所誘且多捧其銀就高以老變少本是南人且以論則不可同舉大事故必欲為南人機局泓及益昌言之是白遣舉兵廢主事段二月旬

間注于泓家泓曰方有更議事四月初四日為吉故欲換給南人後可舉大事而以論則終不為害 東宮之事不得不招入南人後害 大妃殿及 東宮而府院君既老論則 主上及中宮殿亦將次第黜廢訓將尹就商平兵元徽尚存何變之不啻矣身曰君於 主上有舊恩何忍發此言泓曰吾若至死境則何可恤他云、崔泓劇賊罪倍趙高何可不殺是乎於國家紛擾不得成事一歎矣身只聞於崔泓其間曲折矣身以何說仰對乎至於鴆毒大妃殿謀害 東宮舉兵廢 主事段矣身同叅謀議的實是白遣檀一鏡則益昌徽言內與之同叅凶謀而元不

見其面目是白置 傳曰訓將尹就商遣宣傳官密符奪
來

鞫廳大臣兩司請對合啓

初八日鞫廳大臣兩司禁堂請對時合啓願命昌集孥籍
事池烈伊孥籍族屬汰出事奏者啓曰字寬敢為死中求
生之計乃請上變知其虛妄且獄體不捧雜招故不許叢
告臺官既為陳疏 聖批又許推問故不得已奉行叢告
先提沈檀金一鏡以為渠輩魁首而不謂之識面此已脫
空謀害四 殿之說極其驚心各捧招則所引辭五宦亦
以不識字寬為供元徽就商亦引而徽則已死就商不緊

識面世豈有如許同黨如許叢告數千兩銀子八送石烈
之說備給者元徽傳送者尚儉受用者石烈而三人皆死
階梯已絕所可痛者所下判付謂之崔泓之所為今番大
小除拜一委之渠輩周旋主意一如世相之矯誣喜賊之
詩語且渠言上年十一月晦間謀議有一鏡為疏頭當為
吏叅之說一鏡封章在十二月初六日則未封章之前萬
無以此酬酢之理急於構誣追後枉撰本罪中添問目嚴
鞫所告人等爰辭明白鑒 有劇并放送兩禁堂白地被
誣開釋勉出仍叅鞫坐 上曰唯錫恒所達大畧沈檀金
一鏡勿待命牌招叅鞫事及罪人尹就商沈益昌崔泓金

夢祥朴載元金九準咸熙春并放送事判下

備忘記還收拏籍事

初九日備忘記罪人賜死後無收拏之法到今為之終涉
過當昨日違中累次啓辭中未及覺察既已身歿傳旨
還收政院覆逆啓勿煩三司請對入侍時賜死兩人籍沒
收拏依前允從事勿煩

府啓

初十日持平金弘錫啓請寢拏籍還收之命尚違鶴孫更
鞫事尚收趙正萬狡猾之資諂附集賊深密言議無不與
知改紀之初還官屬耳星夜疾馳三日八都隱伏集家聚

首密室謀議綢繆獨漏十六人竄逐之啓莅官貪賸薄物
細故請遠竄安山李締締結啓迪許以死黨諂附集賊為
其狎客深言密議無不與知悖疏凶劄多所代搆請削版
勿煩

誣案

十二日李正植軍兇寺前行刑 誣案刑二次德修七寸
親昌道查頓世相親切世相曰聽政差失自內蓄備忘云
云領相忌李奕出為忠兵柳就章便於任使分付訓將以
為中軍蓋世相為魁宇寬心腹矣身機括

十三日金昌道軍兇寺前行刑 誣案刑二次覓得銀子

實謀毒殺李昭訓德修言聽故不成將下備忘已達左相
即為舉行李咒之亦見領相曰備忘之下宮城扈衛好矣
李奕有將畧出為忠清兵使柳就章為都監中軍使之宮
城扈衛不八少論云、

士人徐德修軍咒寺前正刑 誣案年二十九李昭訓與
矣家不好故銀子三百兩使正植入送世相則以二百金
買藥於名不知張姓譯官使 東宮厨房內人李氏和飴
用之正植來傳曰其藥有效將試他處有十兩然後可用
趙洽出二百兩沈尚吉二百兩大好紙十五束扇子三十
柄在金民澤家矣身使傳世相家聽故事不成備忘記畱

得事宮城扈衛之計遜晚

李正植金昌道者被逮皆言李泓述欲為扈衛宮城通
於大臣金昌集李健侖則皆以為不可而忌李奕方為
都監中軍分付銓曹出為忠清兵使其代以柳就章為
之欲與就章為扈衛之事云則以昌道正植為承服而
凌遲處斬弘述扈衛之說其後作為嘲笑之資今作逆
獄之大肯綮蓋昌道正植等以軍門將校偶然得聞其
說而粧撰為供也然其招亦曰扈衛宮城防遏以論而
已元無犯上之語而勒謂之逆其時鍛鍊皆此類也李
森事其以訓局中軍兼捕將摠官而森密附幽陰畱入

以論之說大播於世適忠兵有窠奕以湖西人欲得錦
還之榮請於兵判李晚成晚成以故體不當不許未幾
忠兵又有窠諸大臣會坐於庭請依命相議曰雜言甚
多因其願出送森似好送小札於晚成晚成乃首擬受
點柳就章與昌集甚相親昌集分付大將森代中軍以
就章啓下翌日平兵又有窠昌集又以就章首擬閱鎮
遠曰就章地望不足平兵首擬似太驟矣昌集曰吾亦
知其然而乏人特甚絕無可擬者奈何平兵望未及入
啓而士禍已作矣其間曲折如斯而已就章被逮以請
囑昌集得差中軍欲為扈衛承欵謂之謀逆同叅凌遜

處斬夫既為扈衛而差中軍則翌日豈有又擬平兵之
理乎其言自然破綻矣就章差中軍時通囑者梁益標
被逮以果以就章願差中軍之意通於昌集為供則又
以為知情不告而斬之李晚成則初不請拿因始啓被
逮數次納供之後渠輩亦不忍請刑以登對時稟處議
啓之後為延拖滯囚四五朔病死於獄中金盛節者被
逮供曰李願命赴燕時買得毒藥而來回金姓宮人入
于宮中 上服之吐出黃水而卒無恙以為藥氣不毒
而然錦平尉朴弼成赴燕時給餽於張姓譯官更買毒
藥而來未及試此言聞於李滙云李滙被逮納供亦如

盛節之言兩人皆以謀逆同忝凌遲處斬上之服湯藥卽還吐黃水蓋出於厭進之致而在於庚子十二月願命庚子冬赴燕辛丑春回還其間日子相反如是又朴弼成赴燕時適無張姓譯官窮搜而不能得蓋盛節以軍門教鍊官庚子十二月適入藥院聞上吐黃水之事粧撰為說也或言光佐一鏡等密誘就章慝盛節等指揮供辭曰如是則得生云故此輩冀其生而架虛鑿空也及張姓譯官不得現出盛節未刑之前更問之則又以為似是洪舜澤蓋舜澤與願命家相親盛節亦常常出入於願命家熟知其面故也捕將李森挺致舜

澤之奴酷施足杖則以其主果有買藥之事為供又問其藥形樣對曰形如鷄卵色赤云蓋彼國所謂香飛陋者形色如此譯輩多買之洪奴見此物而誣告以買藥故與盛節等所告毒藥形色不啻相反而舜澤以此斃於杖下徐德修者即世弟嬪之侄也被逮而果以毒藥先施之李昭訓而卽死亦以謀逆同忝斬之而以世弟嬪至親不為凌遲其父亦不殺而遠配亦不籍產李昭訓卽東宮後宮而誕卽今東宮者也昭訓以病而死元無可疑之迹乙巳今上下教如此德修以血氣未定之釋兒畏死而發此虛無之言矣丹岩說事

鞫廳大臣兩司請對

右議政崔錫恒判義禁沈檀同義禁金一鏡柳重茂承旨
黃甫章假注書趙迪命記事宋寅明申致雲掌令李景說
正言李真淳請對時錫恒曰徐德修既結案而德修父
嬪宮同氣將被弑殺之典贈賢成宗悌絕嗣只誅其身緣
坐事分揀上曰依為之又啓尹就高宿將前秋酷被李
廷懋慘搆自上特拜大將忘身殉國素著宿望命召還
授復察將任似合委任之意上曰依為之合啓李健
命與集凶同心合謀至設宮城扈衛之計搜差訓中之狀
狼藉諸招况直為奉行之說有浮凶集論以王法萬殺

猶輕請巫正邦刑勿煩又讀趙恭米事指語同前昌道承教之招
搜差中軍宮城扈衛與三凶定計分付弘述窮凶情節與
三凶無間請按律處斬又讀願集孥籍啓勿煩真淳曰德
修往者行家同議云其孫所為其祖豈不知之中軍事
逆節尤著檀曰若無兩人彼輩豈生逆心兩人即巨魁一
鏡曰蓋此逆賊巨魁則將相合勢黨與則常布并力銀貨
出於諸閭毒藥買於異國內則奄豎宮妾周旋於肘腋外
則閭井愚少締結於權凶苟非皇天陰隔祖宗默佑
殿下安得保有今日臣等何由獲近威顏前冬一疏蓋欲
立民彛揚王法逆腸畧有打破逆輩媚嫉臣身惡毒

聖躬錫恒曰一鏡臣於同事後益知心事斷々無他一鏡
曰飲食之節亦必審慎錫恒曰霍顯之謀豈外人所可知
外朝則將相有之內則誠可悶矣檀曰德修戚聯宮掖而
行藥宮中毒殺昭訓毛骨俱竦真淳啓朴致遠等事玄德
明事并依啓德修父依律舉行事勿煩

